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辭吏曹參判疏 戊辰四月三日

伏以臣從前欺負之罪積矣猥以無狀蒙被 隆恩曾未有纖毫之報玆老而不死猶得容存於 大化之中以至于今日者無非 天地父母之洪渾也然而當此 國家多變 君上連憂朝廷不安四方恒騷之日一向冥頑自分甘棄聾聵若無聞蠢然無知非獸非禽不木不石而其無人事乃至如此也身雖濱死尚未入土則微有知思之不盡昧者豈得自安於食息之頃乎每思一裁短 疏畧陳微悃以伸葵藿之誠而又慮區區陳達懼涉瀆撓旣草旋

停者屢焉致恍無路恒惕若莫自容矣今者 諐四訓不及
恩命特垂乃是千萬意慮之外驚惶感激瞭眼自淚奚
暇敢以非分難承耄敗癯澌爲之言哉即當竭力盡氣不
計顛仆必須伸謝于 闕下而退直是分義之不容已者
也此志不可易矣而顧臣自上年秋右脚瘡爛浸淫漸染
百藥不瘥經冬過春愈甚愈苦坐立屈伸莫能收運今雖
欲振奮就路決不得以有動則臣之悶鬱又復如何哉凡
人言病或在未劇而慮其將劇或已向愈而慮其復重者
有焉臣之此疾雖在肢體最妨行動痛若刺割苦不堪忍
如不至於此劇豈敢言病於此時乎今臣方在臨木之齒
復何敢僞疾曲託下自欺心上欺 君父哉臣積罪之中

又當此罷臣之情事畧得以盡達㦲伏願 聖慈燭憐
莫伸之情 命改 除授之職公義幸甚私分幸甚臣不
勝 瞻 天望 極伏地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不就 召疏 己巳閏四月十二日

伏以臣今則窮耄極澌已到十分地頭濱死待盡無復掛
念人事矣何料 恩召乃及於千萬分外㦲臣驚惶感激
扶病出穴北向拜稽盥手拭目奉讀 旨辭則句句字字
發於 至衷溫諭敦敎實出尋常萬萬也皆非臣庸陋所可
得以承當者也臣不知不覺感淚自垂伏地懸恍仰天噓
噫而已臣丁卯賊退之後病不得奔候于 闕下其後屢
聞逆變尙不趨赴至于上年之春意外 職命又及加於積

罪之餘串之以 召命而又不能就謝則譴罰不及既所未安矣今此 異眷之垂豈非瞻聆之恠哉 殿下寬容之德天地如也所不敢測焉以臣無狀其何得冒進當之哉況臣方在癃頹荒耄之中乎臣見古之人或在耄耋之齡其人事有不減者常以爲老人氣力雖衰精神則尚完故然也今以臣身驗之前所料者妄矣豈非稟氣不同而爲老亦殊也哉臣聾不聽言矇不辨面應接稍煩則心熱便作對人久坐則神魂瞀亂昨日之事今日不記一家之人有忘其名平昔見聞百無一憶白晝之下昏睡過半欲自收拾茫如捕風如此而可以齒人於稠中乎況得以進退 朝端出入 階墀乎臣攬掇前後 恩數豈特丘山

之隆豐哉今者朝夕當盡顚無餘日則一端未死之心圖
所以報答萬一者百思無其路矣只願未入地之前復作
匍匐寸進一仰 天顏而歸死臣之情也居然莫遂至於
承 召非一再而莫之能就焉則一夕溘然其得瞑安於
地下乎人之老而死者理也非所恨也而其生也莫盡其
當盡之道則其死也豈不爲永恨哉生得爲人莫些草也
而虛度一生復無可俟則到老之傷有可量耶以臣螻蟻
之生其生死不足爲有無而既迫就木爲所歎悔者尚不
自勝況惟人君責天地臣民之托爲宗廟社稷之主其負
荷之重事業之大何可與常人恒業同日言之哉其所以
自盡者果不能如古昔帝王之事業則誠無憾矣如或不能

及時圖治大其有爲則竟至晚暮維深悔嘆亦奈何哉今
我殿下建撥亂反正之功發舊邦維新之慶者七歲于
茲矣已往之前則餘孽屢變外寇乘隙無歲無此撓焉固
知 殿下應變之不暇其於出治之大本經邦之大業亦有難
專意矣今則西虜斂兇不敢再肆南倭輸悃方貢納款
國家似將爲少康矣 殿下若於此時立定脚跟刻意
向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諮詢元老講論群賢啓舊
圖新頓綱振紀使之萬目畢舉則何事不立何業不就乎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都萃於此而永爲無疆之休矣何
慶乎晚暮之悔嘆哉可以觀德於廟者當在 殿下也
旨中有興濟矜式等語此豈愚劣老荒者所可擬議哉臣

伏想 殿下於帝王大業非不有志而莫之克副故 片
言之際亦及於此也嗚呼博施濟衆修己安民堯舜其猶
病諸則此豈可易言哉然而人君不以此爲志則便是左
馳矣此事 殿下固不可不須於臣隣而臣隣之用是道
輔弼者惟在 殿下之自盡而已夫所謂大本者居敬立
誠是也敬者衆道理聚萬善基百福之至德也誠者通天
地格鬼神動變化之至道也敬久則誠非二德二道也人
君所居者此敬所立者此誠爲之主宰爲之根柢則千邪
自絶於內外百僞莫容於遠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至感
之應自無待於聲色之末也擧朝千官各思效職誰敢有
悠泛之度日四方黎民風行草偃孰敢有作奸梗化者哉其

機正在今日 殿下之一心也如其用功之要先儒言之詳矣 筵臣講之熟矣亦不在一心之外也戒愼恐懼怛懇篤等言乃其法也伏願 殿下幸毋以老言爲迂遠而果有以 體認於獨知之地施爲之間則必驗臣言之非誣矣臣少無學術老無事業上不能報 天地父母之恩下不能盡心身性命之理嘗自傷自憤於身者如此而今於 召命之下又不得趨造重負 恩寵則顧無非耄廢之致也犬馬之誠罔由仰伸遂敢以及此時進德修業之意先之又以居敬立誠之說繼之伏爲 殿下以致丁寧焉臣不勝瞻 天望 極惶悸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 旨後又疏 己巳五月初十日

伏以臣屢被 召命莫得趨就前 疏陳達實出於情勢之不獲已也而臣身錯濱死猶存未死之心拜 疏以來坐覔 天恩如無所容自不得晝廢寢息味甘芻豢毫釐差至復有 恩批之降尙仍不置之 命臣伏覩 上旨敎溫眷踰涯 寵獎出分毫是非尋常庸陋者得蒙一承冒者也誑命猶存人事不甚耄敗必有善惡之端或未盡泯則誠不敢致身自當況此衰殘奄奄瓦全無人事者乎 殿下謙德則每曰議簿謂臣癃伏則至日固辭此臣惶懼尤深措躬無所者也臣則旣自以無人事之實狀 籲達無隱而 聖上優容之敎則有若加之於有人事之人焉此亦臣始於

自欺遂欺人欺世以至於上欺　聖明者有素矣今此罰
眷待無於垂死之日也臣之罪到此而極矣況何心說
當分外之　罷斥但竊自念臣以此無狀舊被　殊恩異
遲未有消埃報效而前路已窮則惟於入主之前必復一
番前進復御　天日之光而歸死乃臣宿願故即於　一吾
旨之下不敢復顧慮恥復料顛仆直欲扶携撥昏晉朔戒
行者既有日矣而又復不幸未及發路舊疾劇作心目昏
瞶莫能自定腰背硬痛莫往屈伸鍾思收攝取復鍾言連
夜而不見蘇減決非朝夕差歇支撑跋涉之勢也臣之此
疾少用思慮強所不能則發焉從前為患屢矣蓋是稟氣
虛弱弄耗作劇憑忌暑暴發者也臣之　陳病非止一再固

知復此言病之不敢而勢無可奈何矣臣之今日情事
作如何哉今臣犬馬之齒七十六矣古人所謂老與病相
期者理也而其爲區區之情則豈容自已哉醫云風眩麻
痺之疾況洗椒泉則或見微驗今道之內有井數處臣擬
及此夏載撥試浴或免殞盡於時月之間則尙庶幾獲遂
宿願卽臣之計也臣不勝感激惶悸憂伏[illegible]懇之至謹冒
死以 聞

進言疏 己巳九月

伏以臣在本歲之夏重被 恩召自以老耄聾聵之甚莫
得趨 命其於陳病之際敢 達沐浴椒井之意則 聖
批有沐浴後上來之 敎矣臣不量窮衰果往試浴而氣力

屢之腠理枯涸不見微效徒加損敗歎身歸穴無計旋作
顧惟所承之 命銘在心上擬復收攝稍可運動須及春
寒之前撥昏扶脊致身 闕下一謝 積恩小伸竊願又
是自計也而調經再朔蘇息無期勢窮至此莫可奈何則
委伏沉籌而已設令臣致得身於 闕下肢體痺攣難涉
階墀形貌頑醜不可側列聾閉既固莫聞 天語齒牙
脫落言不成音精神既去語多顛錯矣將此塊土朽查安
得有人事於 天威之下哉臣百思千計竊效無路身既
莫進情不自抑敢憑毫言圖露微悃伏願 殿下試垂察
焉哉 國家雖僻在海東其風土之美山川之秀本非荒
裔祀服之比而中被箕子疇施之化俗有禮讓敦正之習

故稱之曰小中華或謂之東魯者素矣 中國未嘗夷視
而輕待之隣域不敢不慕尙而納款焉又自入我 朝以
來 列聖世承積德闡化守藩盡職所以取重於 皇朝
受恪於戎倭者尤非前代之所及矣不幸壬辰之變舉國
蕩殘而島夷猶有猾我之心丁卯兩西之敗歛手莫敵而
奴酋又有侮我之心既經兩敗自立無勢筆歸羈縻惟權
宜苟且之是事而 皇朝亦稍有不滿不重之意雖加優
容不形譴責竊審其禮遇之施則頗不如前此豈非 本
國之恥也哉當此時勢爲我 國君臣上下曷容恬然自
如不知所以深憂遠慮危懼振奮之道哉若於此隙不自
爲樹立之大計永固之長策唯曰西賊已退伏矣南氛已

息靖矣 中朝時無譴責矣至其內外之無驚姑息之小安而遂昭解心縱意有若太平之世玩愒時日無所刻勵則不但不料之患或萌於無形安知奴虜無厭之欲倭寇不測之謀猶敢磨牙鼓吻於南北以俟機哉況我 國之得為國於偏荒綱常倫紀之得不紊禮樂文明之有可觀者無非 中國父母之而子視之賜也前後出兵至救於急亂至今使之舊邦之維新則其為恩眷之隆深果可得以際涯之哉今若視我委靡之勢便有輕之外之之意而減殺 垂恩之典不若前昔之子視則我 國之不幸為如何哉然則轉移振奮之機正在於今日而所以轉移振奮者亦非有異術唯在盡道自立而已所謂盡道者亦不

過曰立心以誠也修己以敬也作事以正也出政以公也立心以誠而心之理得也修己以敬而己之理得也作事以正而事之理得也出政以公而政之理得也理之在我者無不得焉則應之自外者無不順焉以之事天地則天地祐其德以之御臣民則臣民服其化以之事 上國則上國信其義以之待隣域則隣域孚其誠此非 國家所以能自樹立之大道永固之至計乎然而立大道達至計者豈可以尋常意慮而克辦哉夫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人君休否之德也君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者人臣致義之道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安而忘危則失其安存而忘亡則失其存治而忘亂則失其治況非安而以爲安僅存而以爲存未治而以爲治不爲之改舊圖新則其能免於危亂及亡者有幾哉君曰元首臣曰耳目股肱人臣旣作耳目股肱於君父則固不暇身其身家其家私其私矣若不能忘其身則必不能盡心於事君不能忘其家則必不能盡心於輔國不能忘身不能忘家而繫其心於私焉則其所以事君輔國者皮毛而已尸冒而已必未有能出於血誠者也如此而能建內修外攘之業者乎故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不忘危不忘亂不忘亡也所望於在 朝諸賢者能忘身能忘家而能忘私也人君能有此三不忘然後

乃可以盡君道也心豈容不誠身豈容不敬事豈容不正
政豈容不公哉人臣能有此三忘然後乃可以盡臣道也
其愛君者豈容不忠其輔國者豈容不職其奉公者豈容
不盡哉夫以 殿下之聖明豈不知爲人君之道聖帝明
王之所心所德者哉以滿 朝之諸賢亦豈不知爲人臣
之道宏輔碩弼之所責所業者哉然而 國勢之日卑世
道之日降至如是矣則臣恐 殿下之於三不忘有或忘
焉羣臣之於三忘有或不忘焉 殿下苟能先盡實德常
若顚危亂亡之在前則羣下孰不一心同忘於有身有家
之私意哉然後本立而道生道盡而業隆矣不如是而求
苞桑之固盟盤石之安者乃是惡醉而強酒却步而圖前

也夫其當不忘而不忘當忘而忘者須皆過於性情之正也臣既言及性情請以子思之教敢申其說焉中庸以致中和爲位育之道焉夫中也者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此心之體有立而虛靜光明無所偏倚之謂即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喜怒哀樂之已發也此心之用流行而各中其節無所差謬之謂即天下之達道也然則中和不過爲吾人此心之性情也而其能致之效至於天地是位萬物是育則其不致之應亦必至於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子思雖止擧喜怒哀樂之四而七情之愛惡欲皆在其中矣又雖止擧極功之位育而其間庶績之凝百應之順皆可知矣即一心性情之上而凡爲人德行事業其得失成敗之機

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機於此焉則恒人尚不可不謹於此心性情況人君之性情其所係者為如何也伏願 殿下須於不覩不聞莫顯莫見之地常加存養省察之功其在未發之前必戒懼之曰無乃此心有所偏倚乎一有偏倚則敬以直之其在方發之際必審慎之曰此情無乃有過不及乎一有過或不及則義以節之必時時顧諟念念加察有以立夫天下之大本有以出其天下之達道則雖天下可運於掌上況一國乎夫位天地育萬物不獨有天下者有是事業國焉而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家焉而有一家之天地萬物至於身焉而亦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然則所謂能事極功者實是人人分內事也而特其事業之大

無大於人君耳箕範所謂蕩蕩平平正直之道無不在是
而皇極之建九疇之用即此理也能體此理之謂道道固
不可須臾離也而雖在搶攘顚沛之間急遽困頓之頃此
理之外無復有回天激人轉禍爲福之道也臣之所陳固
非出人離衆奇異之策也實皆 殿下與筵儒所夙講說
者也顧治亂興亡所係之要曾不出此而政敎風化之原
舍是心無以爲說故不嫌迂遠冒 達空言伏願 聖慈
矜察焉臣不勝感戴瞻懸惶悸震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寢 追崇疏

伏以臣逢 國家再造之運蒙 聖慈特垂之眷獲保餘
齡存伏窮巷知晝夜寒暑而延活者實維 天地父母之

賜雨露之澤日月之光也身雖垂死猶未入木一息靡絕之前何敢忘罔極之 恩烏得已無窮之誠哉顧臣老耄窮澌頓自分歸盡曷能有報效計哉頃憑道路之傳獲聞廟堂有追崇之議 朝廷有可不可之爭端臣竊以爲主上聖智天出規模宏遠其在凡事必皆講究義理考諸帝王而不謬參諸輿論而歸一然後擧而行之則乃於大事嘗有 徑情直行之患哉比又竊聞 殿下有叅請使撥出之 命則臣之耄聞亦不得不爲之仰虞焉夫我擧國臣民之所望於 殿下者莫不以帝王之道德帝王之事業致其於一政令之出一擧措之間咸期於至道至德之不撓焉況此 追崇之擧非若尋常行過之一事也必

須上聞乎 天朝便當觀示於天下致 祫在廟之列聖
垂芘後來之百王其關於道理者如何也此事在殷以前
雖以始受命之君未之有矣夫以舜禹湯之盛德大孝所
不敢追崇者以追崇無道理故也所得以自盡者宗廟饗
之而已其所以宗廟饗之者以其起身爲天子無所壓屈
故得伸其情禮者也至周始有追王之典而周之三王其
所追崇之者非專以武王之功德而上及之也周之王業
實基於三王之世而武王之受命則即因其無成之業而
就承之矣其爲道理安得不爲之追崇其所本哉惟其所
追王者乃其王跡所起也此與殷以上帝王之所以爲帝
王者異矣然則非有周三王之功德而用追崇之典者非

所當為法也定非周公之所許也今於 是命之下竊想
公卿與三司必皆據經考史推類比例為之陳列者當無
所不盡 聖鑑亦必已的其當然之道理矣即就其大綱
言之帝王家宗統體勢自有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
不可易者焉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在一國則為一國
之一人必須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緒位臣民之上應神
人之託然後生享大名終入太廟此所謂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固不可絲毫加損於人為者也然則生不享大
名而追加於既亡之後身不踐大位而躋入乎 列聖之
廟豈道理也哉子不得以私其親臣不得以私其君矣其
可以用人情而容人力哉其為常經通誼者既如此此箇

道理之外不復有他道理則外此道理而爲之說者皆其苟引牽合也臣以 追崇爲請者豈不以 主上有至誠之大孝故思以 追崇之盛成其孝又以 主上有無前之大功故思以非常之典隆其功則其意亦出於輸忠之心矣然而致孝之道旣自有定之理隆功之義亦自有常分雖曰致孝而有違於定理則非所以致孝也雖曰隆功而有踰於常分則非所以隆功也不當崇而崇之則所以崇親者反以傷親也不當隆而隆之則所以愛君者反以傷君也可不懼哉可不愼哉臣以 追崇爲不可者亦豈不知 主上之誠孝而敢不欲成之哉又豈不知 主上之大功而敢不欲隆之哉惟其所望于 主上者乃是至中

至正至善至大之道故恐以　追崇一事有違於常經通
誼而損　聖上光大之德來天下萬世之議也則此實受
君以德者也人之常情莫或有顯親之孝在於恒人亦莫
不榮之慶之喜悅慕尚之不已焉況於　君父而有其孝
乎凡有血氣者孰不樂成其美哉設令此事之行有害於
臣民有妨於邦家爲臣民者不可以微害小妨而防　君
父之大孝阻　宗廟之至慶今此　追崇何害於臣民何
妨於邦家而敢爲之不可哉惟其所懼者常經通誼之傷
所惜者　主上至德之瑕也主　追崇之議者又以　宗
廟稱位之關爲說此言亦以矣而其關也非有意於關之
也勢不得無關也勢不得無關而關焉則理或適然者爾

其何傷於正統之義哉光海以 宣廟之嗣君自不能君
幾乎顛覆 宗社而自取廢絶 主上以 宣廟之支孫
天錫聖武而撥亂反正直繼 宣廟之統緒則其間一位
之空勢不得不然也然而以孫繼祖即繼絶之常道也以
哉 聖上繼 宣祖豈可謂之空哉凡以孫繼祖勢或不
得無者也若無其事何以有受國於祖或曾祖之文哉受
國於祖或曾祖者其有補位於太廟乎嫌其爲空而必欲
援入則豈道理之所順哉此所以 主上之誠非不至也
而受屈於大義所不敢自伸者也雖不敢自伸而克盡於
得爲之分者乃所以終始其誠大義私恩俱盡其道而增
光乎 先業焉則夫豈有憾於 主上之大孝也孰不曰

帝王至中至正至善至大之道果如是哉且設此事果爲
所不可得已之事竊恐此時非其時也 追崇自是邦家
豫大盛滿之致耀榮彰慶之舉也 殿下方持勞謙之德
爲萬民之所服焉則姑當 益自恭畏益篤仁讓不可以
豫大自居況國中不可謂之全靖也 宗社不可謂之妥
帖也隣敵不可謂之服戢也此皆爲所未足於豫大之會
者也加之以天災之示警時變之可虞時俗之可駭者不
止一二則此正上下憂勤兢惕不暇自安之時節也其敢
有豫大之請于 上國乎以此之時而上此事於 中朝
則中朝果以我 國家爲寧靖之邦亨嘉之時而誠心
嘉許之乎此未可知也設或蒙被容許而得遂所請其不

為天下公議之所輕乎如或有輕侮之論作於一邊其不
為 國家之羞辱乎臣之賤料此亦在今日所當裁度也
伏願 殿下平心虛己十分加思焉臣本以空疎方在耄
荒其言何足為輕重哉而耳旣得有所聞心亦不得無所
懷敢忘僭越冒陳昏愚之見臣不勝瞻 天望 極伏地
積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國葬未赴疏

伏以臣耄無人事雖已累歲尚有一分未死之心其在瘞
伏之中或有聞 國家之休戚區區寸情不得不為之喜
憂焉此豈非所性之天雖以老敗而不全泯滅也哉況今
大恤之日耶在臣分義即當匍匐奔哭之不暇而身抱

暑濕重疾自無作動之勢焉擬俟此疾少間氣力猶可得以就路則必須於未即因山之前及伸微衷而退者次計也而巷岭之疾入易差難以至遷延今者得知　即遠已迫則遂敢卜日計行作氣離穴而未及登路劇疾又作扶起旋仆莫省人事何敢望得達　都下獲遂郊哭之願哉勢既莫能作行則還委街巷北望號慟而已今臣餘年既之前途已窮矣自念所以不忌德于　先王者固止此日畢餘誠于　殿下者亦止此日也而此日人事又不得以自致焉臣之此日心情曷容言　達臣於是復無所發悃之地矣臣聞古之人君有於亮陰之中克養至德建立大本畢竟以為祈天永命之道焉臣之瀆冒之懇亦此祝也

臣臨路莫行不勝罔極之至謹昧死以 聞

應 旨進言疏 癸酉十月

伏以臣方在癃瘵委伏之中獲聞 有求言 聖旨喻及地方則身雖瀕死犬馬戀主之心有未死焉不得不驚動感發急索旨文而睹之乃於本歲七月中旬之七雷震夜作變酷于 殿內故自 上震驚遂下本旨也 旨中有曰法宮正殿乃人君出治之所而無前之變遽降於此上天深意必有在焉臣之耄慮亦以為上天深意必有在焉豈是尋常往來之徒屬比也臣嘗見易經八卦中其有一陽在二陰之下者即雷象故卦名曰震孔子繫辭及說卦傳有曰震動也有曰雷以動之有曰鼓之以雷霆有曰動

萬物者莫疾乎雷撓此思之震是天地所以作動萬物之
常道也仲春之月雷始發聲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則一歲
之中三時有雷而雷之行於春者鼓動其生意也行於夏
者鼓動其長意也行於秋者鼓動其成意也此豈非造化
之神功生成之妙機哉必有是雷然後鬱者開滯者作塞
者通倦者振頹者奮此無非作動之道理也然則今歲
殿中之雷乃是開何鬱也作何滯也通何塞也振何倦也
奮何頹也不于郊野山林而于 法宮之中不于外間亦
石而于 殿上之柱闥則今日天地之深意果似專在於
殿下也古人謂上天仁愛人君必降變示警則今日雷
變之作亦豈非皇天仁愛 殿下而然哉其有以驚震

殿下作動　殿下者無非所以仁愛之至意也凡在人事其有當爲而不爲當行而不行當用而不用與夫當改而不改當停而不停當去而不去者無非蔽塞偏滯倦頹之爲病也　殿下以爲今日都無是病耶如以　聖旨中所擧十條言之亦豈是今日所皆無者乎以　殿下之聰明睿智何事不燭其利病何政不察其得失何人不鑑其誠僞哉惟是燭焉而不決其行止察焉而不決其擧措鑑焉而不決其取舍則當爲者必有所不爲而不當爲者必有所爲之矣當行者必有所不行而不當行者必有所行之矣當用者必有所不用而不當用者必有所用之矣其餘當改不改當停不停當去不去者未必皆不有焉夫如是則

至善何時而可止 盛德何時而可盡也哉 殿下厥
正臨御于今果為十一年矣其於十年之間 廟堂之謨
猷 經席之講論大小人疏章所陳達者其為格言至論
可以為藥石可以轉移機軸者果幾何歟其有以資格致
之學益誠正之德補修齊治平之道資經綸弘濟之業者
蓋無所不經於 殿下之心上矣 殿下每於陳獻之際
必曰體念之矣必曰服膺之矣 殿下其果能體念所聞
有所心得服膺所陳有所躬行者乎從諫如流聽言如轉
圜乃帝王之美德矣 殿下其果有如流如轉圜之實德
乎 殿下本有出天之資質其在平昔 龍潛之日所以
為志業者當何如也道德事業必以聖賢自期又值昏朝

亂政凡所 目經而傷歎心奮而慷慨者必不尋常矣
一自 反正以來即所以諧當把握者莫不以至德經功
自勵於當初乎古人一日有一日工夫一歲有一歲工夫
則 殿下反顧十歲中所成就所辨得者以爲果副 新
御之初心而庶可以盡平昔之志業乎心法不法堯舜
皆畀也治道不法三代皆苟也孔子乾文言稱九五大人
之道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吾 殿下所居之位亦吾東邦九五大人之位也所
責亦飛龍在天之化也 殿下所自以認驗之者其與孔
子所稱四合之道如何歟居其位有其責而不爲之自責
焉則皇天之示警 殿下者正有以也後世人君謂上天

高遠茫茫在吾人為善為惡不必察知惟其降災降祥皆出偶然此所以不能修省終至於亂亡者也然則今日之變　殿下亦豈不自知其所以致之者乎猶必　求言於中外者乃所以為以知問於不知廣求言之路取蒭蕘察邇言之大智也上天之於　殿下不以此時而降此變非所以仁愛　殿下也　殿下若不因此仁愛之變而克盡其反災為祥轉禍為福之道則上天之怒終必有不可測者矣　殿下今日之慮亦豈不及於此乎夫其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之道亦不出　殿下之一心焉橫渠張氏有言曰陰氣凝聚陽之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此亦本易卦而言也以人言之則心有理欲理陽而欲陰也事

有是非是陽而非陰也物有邪正正陽而邪陰也天地之道未嘗不與在人之道相為流通常必感應故人道失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焉變豈虛出哉在心而慾必掩理也在事而非必勝是也在物而邪必抑正也則此皆陽道見閉於陰道者也天所以示警以雷震者不以此耶況是變在宮殿之內耶然則在今日恐懼修省者別有何道哉只在乎心去其慾而一其理事去其非而一其是物去其邪而一其正而已理慾固有心之所自察也是非擧朝之所共達也邪正擧國之所共指也三者既得陽明之道則何患乎天心之不回後禍之不防哉雖然臨變自省何但人君哉凡在雷霆之下者草木禽獸莫不有動況在人乎凡

爲人於兩間者莫不有其心焉有其事焉皆不可不爲之
恐懼修省況在 王朝而身代天工手代天事者乎特人
主主其道而居大位必須躬先修省然後率下莫不爲之
奮發作振焉耳在今日如不有奮發作振之心者雖日日
聽震雷之聲夫何益哉臣嘗初聽 音之日即思獻一蕘
言以輸葵藿寸誠而癃疾方重不敢即爲之 條達今且
況綿危劇不保朝夕則益恐終無一言而入地敢爲之草
陳垂死荒疏何足爲輕重哉又豈合 特旨廣求之
至望哉要以自盡微悃焉方今 天兵幾撤虜情納款
國家可謂之小康 聖上春秋亦及于中年此固正當奮
發作振之機會也皇天示警適在此時故臣於是大有望

於 今日焉臣就周易六十四卦中特取其震卦或居下為貞或居上為悔者十有六卦別為一冊上之以其震之為用與焉盡矣而實有切於今日應變之道故敢進焉伏願 殿下并垂察焉臣不勝瞻 天望 極伏地祝 聖之至謹昧死以 聞

十六卦排陳

○貞震八卦 震卦居下體故曰貞震

无妄 震下乾上

大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臣以為天道誠而已何妄之有王者法天其可有妄乎妄者違理之謂也茂對時育萬物者即王者无妄之大

道也臣就竊思之災或有无妄之災卦之六三是也災有出於人事之失則非无妄也而如或誣之爲无妄不修其弭災防禍之道則終必至於不可救矣若其弭災防禍之道不外乎事事一循天理動而健者是也

隨 震下兌上

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臣以爲孔子取澤中有雷之象止曰嚮晦入宴息夫隨時之義大矣卦初九之官有渝貞吉九五之孚于嘉吉即隨道之大也豈但嚮晦宴息而已哉且雷在澤中則雖在嚮晦宴息之時不可無戒懼之義焉

噬嗑 震下離上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以爲卦中九四一爻作梗於初九上九之間此頤中有物之象也必須噬去之然後嗑也嗑合也凡居間作梗之物隨處不能無焉在心則私慾在朝廷則奸凶在國家則寇賊若或聽其作梗而不早噬去之則畢竟必爲巨孽噬嗑之義大矣

震 震下震上

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臣以爲應變之道實具於恐懼修省四字之中焉恐懼則心一於正也修省則事一於正也心與事無不一於正則人之道於是乎盡矣雖曰恐懼而恐懼之心有或

弛焉則心不能一於正也雖曰修省而修省之道有未
盡焉則事未能一於正也是何足以體聖人之訓而盡
應變之道哉

益 震下巽上

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臣以爲見善必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必改則可
以無一身之過遷善而至於盡善改過而至於無過則
天下之益孰大於是乎

屯 震下坎上

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臣以爲屯是草亂無倫序之謂也經綸者乃是立經陳

統建設機軸之事業也創業之君每乘此勢焉世衰中
衰朝經昏亂而若有撥亂反正之主方舉中興之業則
其勢亦無異草創當是時所以為經綸之道者豈可以
尋常功力而圖之哉然而創業之君則身在起事之初
故其所以奮發作振者不待勉強而氣力方專矣若夫
中興之業每在中衰之後故必須克辦非常之力量然
後乃可以有為也且恒情漸不如初矣以一日言之其
在日午以後為百業者莫不有懈意生焉以一人言之
其在中年以後血氣始衰逸慾易萌凡所進為之志必
怠焉此甚可懼之時節也然則中興事業不倍其功力
而能致其大亨貞乎

頤 震下艮上

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臣以爲取頤象而立訓故以之之道在於愼言語節飮食愼言語節飮食無非所以養其德性也然則一言語一飮食其可不謹乎人莫不有自養與養人之道焉養之之道固皆以正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其不在是乎

復 震下坤上

大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臣以爲雷在地中爲復則冬亦不爲無雷但未出地上

故不閉也先王之所以閉關息旅者養其未發之微陽况在吾心之陽德其所保養之者當如何也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卽生物之心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陽盡於上則必復於下不然物何得生生而不窮乎人莫不有是德而體天地生物之心者卽人君之道也能盡其當復之機而無所不復則天德王道自不外是矣卦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哉顔子亞聖也而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但其纔知之便能改之不更萌作此聖人特許以不貳過者也嗚呼過而能改則何憂乎弭災應變之有不盡乎

○悔震八卦 震卦居上體故曰悔震

大壯 乾下震上

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臣以為天下之壯孰大於剛健之動哉剛健者未有不正而能剛健也此卦之所以取象者是也君子果能非禮弗履則所立者天下之正位也所行者天下之正路也千邪百妖安有干其間哉臣又見繫辭下傳聖人取雷在天上之象以為上棟下宇之制此宮室之作所以始也然而大壯之壯豈壯麗之謂乎大堯之茅茨土階大禹之卑宮室非不見此卦而然也然則後之從志於土木者亦不可以不知此義也

歸妹 兌下震上

大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臣以為卦以歸妹名之者特取其交之最深者莫過於歸妹也若君臣之交朋友之交亦豈非交道之所在乎其交也以道然後可以有終而無敝矣終焉曰永敝焉曰知此不可不審其交道者也

豐 離下震上

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臣以為豐大之道孰踰於聖賢事業王者事業乎其所以致之者非明與動相隨則能之乎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卦初九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

尚此致豊之道也臣竊觀獄刑之作未嘗不在於豊大之世在唐虞誅四凶大禹戮防風周公罪三監此非豊大之世乎惟其折獄致刑之道不出乎明與威故聖人特言之刑一人而千萬人懲焉則折獄所以斷天下之獄致刑所以期於無刑也此豈非致豊之要道哉卦辭曰豊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其可憂者在日中之後則豈非過盛而致憂哉聖人示人之意深矣

震 震下震上

大象曰

說在貞震之下臣又復思之卦之貞悔皆震故曰洊洊是重襲之義也天之所以作動萬物者固自不一而止

也則人之所以恐懼修省者亦不可暫焉而已也其在凡災之遇無非恐懼修省之必致焉况此震變乎造化之有雷八卦之有震重卦之洊雷豈非道理之不容已者哉

恒 巽下震上

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以爲恒者不貳之謂也天地間事物若失其常道而有貳焉則無可成之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生生之化未嘗或息也至於一草一木皆有恒道故必皆有其結實一鳥一獸亦皆有恒道故無時不產育焉况在吾人而不恒則其能有事業乎然而立不易方者非偏守

執一動者常動靜者常靜之謂也必須動靜稱須屈伸有時然後恒道立而百業成卦彖傳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久於其道而化成非王者之事業乎

解 坎下震上

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臣以為噬嗑之象曰明罰勅法豐之象曰折獄致刑皆所以致嚴於刑法也至解之象則曰赦過宥罪蓋當嚴必嚴當恕必恕而明威嚴恕之道並行而不背者也如或偏於嚴而當恕不恕偏於恕而當嚴不嚴皆非用中之道此豈非人君之必重必愼也哉

小過 艮下震上

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臣以為道未有過焉而可者也而惟行之恭喪之哀用之儉三者則過亦宜焉雷作於山上而山自若焉固以恭之過無損於德也哀之過無損於孝也儉之過無損於道也聖人取小過之象而擧三德為之目其旨深矣

豫 坤下震上

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以為作樂象雷之在上也崇德象坤之在下也盖作

樂崇德在帝王事業為終條理也若無德可崇則徒樂何須作乎必也道行德立治定功成然後方可作樂以崇之也不然則鍾鼓管絃而已何可謂之崇德哉

臣伏見易中以八卦加於八卦之上為上下二體者凡六十四卦通六十四卦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也聖人隨卦隨爻皆有所繫之辭焉何卦何爻之辭有非至訓哉今者求言之 音實因震變而降玆臣止取震卦之為貞為悔者并十六卦別冊排隊而並上之蓋以天地有震之理易卦象雷之義都不外于十六卦之中則震之為性為情為道為德無所不該焉安知夫今日致變之由或出於十六卦之道理有未盡焉故也又安知夫救

變之道亦未必不在於脩省十六卦之道理哉臣言似近於附會而易中凡卦爻所言之道理實與宇宙間事物無所不應焉則臣之所達亦非理外之言也卦畫及全文俱在本經而程朱傳義所以發明者備矣今臣特取其卦名及大象之文次第排鴈而畧用臣之私見敷陳於各象之下焉伏願　殿下果就本經中本卦本文所載之道理反覆體驗於萬機之際則或有所契會者矣

凡此十六卦震爲之貞則其上體皆是本八卦也震爲之悔則其下體亦皆是本八卦也蓋八卦未嘗無震而爲八卦矣震未嘗離八卦而爲震矣此可以見恐懼脩

省之道無事不在無時可已何得一事一時之或放過歟 崇禎六年十月日前副護軍臣張顯光取進止

謝存問食物疏 甲戌正月朔日

伏以臣山野庸愚不才無學虛過一世當與草木同腐矣猥蒙恩擢於 宣廟之朝重被異數於 聖上之化薰沐餘澤濱死未死尚特犬馬之齒獲保螻蟻之命以至今日者實惟 天地父母之隆德也臣之今年八十有一矣老病俱極朝夕入土從前罔極之 恩更無圖報之路則區區日夜之恨只是堯民之祝而已矣頃於往冬之初竊因求言之 旨敢瀆 諒闇之下則 殿下不以爲罪遂降 溫批臣奉讀感激老淚自下矣又於歲暮之辰 特

下傳敎　毋仁之眷亦及於巨李道監司承　命卽施
寵之以存問　優之以食物是乃　九天雨露之　恩
霈復加於窮巷之枯草也顧此寸草之心何得以仰報三
春之輝哉第被　洪私逢此元朝生意在萌朽骨欲豎懸
情　北闕貢誠未由竊念此日正是一歲之首閭閻愚
夫愚婦莫不有相向而私祝者焉況耄臣之於　聖上豈
容無說哉殷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蓋成湯之所以自新者日躋之敬積爲一德
者是也周文之所以新命者體天於穆緝熙敬止者是也
方今陽德始亨元和新暢伏願　殿下心湯文之心志殷
周之治當勉必勉當改必改盡體元居正之道修祈天永

命之德天地同化日月並光則千邪自消百殃歸德壽福岡陵 國家盤石其爲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何可盡達哉臣受 恩感激不勝伏地祝 天之私謹瀝血以 聞

辭陞秩疏 甲戌二月十七日

伏以臣猥蒙 天恩又出意外乃以 特命超陞臣資憲階是正月十八日 敎旨也此豈蕘臣所可得以承當哉區區心情不但感激于 寵眷深恐損傷於 典常玆焉不得不陳露悃愊籲達 九天惶悸伏地遙望 聽畢臣竊以爲周官九命之秩一惟義代天工法取洛數其所等次陞躋之間莫不有公正之道眞實之理所以行也雖其未階下級非其人不可授非其序不可躐焉況至於以上

之位品乎此固人君必須致重而不敢輕用者也是故爵
命之典不出二道焉一則有以酬已往之功勞也一則有
以責將來之事務也如耄臣者有何功勞於已往而當酬
哉効何事務於將來而可責哉從前在身之品秩旣非涯
分恒爲慙慄況此 特加 之超資乎若以爲 國家優老
之典自有舊例則竊惟優老亦有二路在野者雖無異勞
也而服勤民業年高身賤則給爵以榮之在朝者非無職
資也而旣有踐歷又爲齒尊則加品以優之此其常典也
如微臣者全無踐歷之勞曾帶非分之秩則欺 君欺天
之罪尚在難逭況何陞品之可擬哉此不惟微臣之自羞
實爲 明朝之一累也又不止具瞻之咸惟抑亦造化兒

神之在上者其果不以爲可惡也耶此豈臣自避濫及之嫌哉所最惜者 朝家之名器也伏願 殿下不以已降之 命而疑於還收又不以一耋臣之由而貽傷 政典則臣亦生安死寧始終於 聖春之中矣臣不勝感激惶懔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工曹判書疏

伏以臣垂死未死尚逌須臾之命者實惟 天地父母之深仁也常恨耄窮圖報無路又在歲初特蒙 優老之典則含 恩糜軀莫謝莫辭瞻向 北闕但說 圖陵之壽而已昊來竊聞 國家大慶前者非止一事 聖上克終居憂孝道辟禪吉事在邇東宮養積德學 封典降自

皇朝此皆 宗社之亨會臣民之共福見在 日月光
下者莫不抃悅況在 積恩隆眷之中者乎臣荒無人事
爵負分義者久矣然而殘息且存猶未入地則不敢頓然
恬伏於私次循趍 國祥之前幾入 都下獲知 祥祭
之剎成 聖體之後常然後退歸則庶可以死亦無大憾
矣乃於前月之末作氣殫力試為作動一日之行分作三
日之役纔抵善山村家而舊疾還作此乃癃隨奄劇殊無
永痊之期者也猶以 祥日未迫不敢決意停止姑攝着
勢者尙有餘日矣今者意外 職命猥及非分其為驚懍
又復如何哉 天眷偏隆旣不以庸愚而置之又不以耄
荒而棄之故有是 命也感激之私惶憫之勞自不敢容

誂矣就竊思之隨班供職決非所能而果得致身 闕下
一伸 肅謝之悃豈非耄臣之一幸宿願之少滿也而顧
此疾勢如此轉成沈痼小無向蘇之氣脾胃失常視聽昏
塞得踰閑嶺邈如登天微情雖自切迫亦將奈何哉此豈
非纔命雖存數窮運盡不可得以復近 天顔復接 玉
音也耶伏願 殿下矜察耄臣情勢移改本職俾得守分
待盡幸甚身旣莫進無可爲者矣心猶未死口得一言則
豈容無說於此日哉固不可以迂緩不切而敢結舌焉臣
以爲道理無窮事業難畢雖以大聖未嘗自以爲聖而彀
進益之功絶取善之路也大舜之所以爲大智者都在好
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大

舜本自以大聖又復為之好問則非有不足矣而猶未也又從而好察邇言及其察盡邇言則愈非不足矣而猶未也又從而隱惡而揚善其所以隱惡而揚善者使天下之人不憚於不用其言而無不樂告之也至此則足焉又足矣而猶未也又從而執其兩端必用其中於民說至于用其中於民則此乃止於至善又無以復加者也皇極於是乎建焉而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惟皇之極矣夫旣集天下之善為己之善則道理其有所未盡者乎事業其有所未畢者乎此其所以為大智而重華協于帝者也伏願
殿下留心於取善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況一國乎善者固萬福之原也臣常察之古今人莫不知夫善之當

為與不善之不當為矣而能為其當為能不為其不當為者常寡不能為其當為不能不為其不當為者常多何也蓋以其實不知夫此善之外無他道理也順之則必成必利必吉必福焉違之則必敗必害必凶必禍也而彼常以此善為人世間例稱之好題目而已為焉而何必成必利必吉必福哉不為焉而何必敗必害必凶必禍哉此乃實不知夫必所當為與必所不當為之真的道理故常怠於為善常不强於不為不善者也嗚呼苟不能實見得此道理之不可易焉則誰能實用心於為善不為不善也此君子所以貴窮理而要實功也理無不窮然後見善明矣心無不實然後為善篤矣見善之明為善之篤而天不旂人不

順道理不盡事業不立者未之有也臣在僻巷獲聞 東
殿年來志業篤勤視前大別云今日所聞果爾則此固
儲貳之責繼述之道已基於此矣吾東方隆治永命之大
機已作大本已立焉矣此豈非 列聖在天之陰祐 殿
下家庭之至訓有以致之哉 殿下誠能益信此道之在
已此理之必然因此機會作振奮礪感應敦勸交孚並修
則 宗社無疆之慶何可勝言哉然則 東殿之致孝于
殿下者方在 東宮而已為至矣者也他日極功不須
言矣此乃今日之大賀也臣旣莫謝 恩命平生之罪又
加於濱死之日矣而違 慶之賀祈 天之懇何可以身
在罪中而無是陳哉臣之所陳便是芻荛之邇言伏願

殿下克體大舜察邇之大智焉臣不勝伏地隕越之至謹
剳瀝以 聞

請停祔廟疏

伏以臣在夏間猥被意外 恩命再承 召旨身病方劇
莫克趨 謝負罪惶悶待 命路傍得知 恩容許改本
職然後秋來始還本第舊疾沉綿朝夕待盡矣莫在寢食
之頃豈敢忘 天眷哉委伏之中竊聞 國家以奉 別
廟入 太廟事上下異見朝議不協自 上震怒必欲
威臣雖無死昌敢以身不預事而自安哉區區憂慮尤甚
不得不剳肝瀝血冒陳耄妄臣之所憂者不但 天地之
不交朝議之未定實恐 殿下心氣因此大傷也程明道

之性書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夫以天地力量其發於雷霆者不過暫頃未嘗踰時者若久用此氣必傷元和此自然之理也人君力量雖異於恒人久留此怒有所偏重其有不傷心氣之理乎然則今日所大慮者非為 殿下一心之致傷乎若夫 祔廟事其為事雖大卽不過今日之一事矣至於 殿下之一心乃國家萬機萬化之大本則一失其和其為後患者不可以一時一事而言之也 殿下一身上事業最重且大必也德帝王之德業帝王之業立經綸之道致治平之效位東方之天地育東方之萬物然後乃可 終孝於 宗廟畢責於社稷而殿下事業于以盡矣其本都在 殿下之一心焉果何

可以一時一事而徑用其情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乃分一心體用而言也用
之和者其體必中體之中者其用必和未有用不和而體
得中體不中而用能和者也今者 殿下一心之體用安
得不失其中和之道哉臣恐今日此事而致誤於前頭
大事業也心若失和則見理必不能精應事必不能正理
有所不精事有所未正則其爲 聖德之害何但今日之
一事哉臣則以爲今日此事所當上下須作一心從容商
確執其兩端而擇用其中然後事歸至當百世無議也臣
竊思之 殿下本意惟是致至誠於所生極其尊奉之道
焉則 殿下此心乃四德之元而曰仁也百行之首而曰

孝也人之所受乎天者莫大於仁也人之所不可不盡者莫大於孝也今日臣民之於 殿下孰不願以仁孝爲建極之本哉嘗觀周文王於易无妄卦辭曰无妄元亨利貞其非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孔子之於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周公之於上九爻辭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孔子又於小象傳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天下之理既爲无妄則極矣若復有往反非其正而傷於理矣然則仁固是无妄之理也而其於體事不遺之際皆自有當然之則焉若爲仁者或不免私意之係拘蔽有絲毫之過而失其當然之則則其本雖德其事雖善而不可謂之仁也此非卦辭之不利有攸往上九之有眚無攸利者

乎又以孔子答孟懿子問孝之語觀之則孝貴無違無違者無違其禮也孔子仍告樊遲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蓋禮之過焉則反傷於孝矣 殿下之於所生所以致孝者旣已盡矣而人且疑其過焉况復爲之祔入 太廟則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正所謂無妄之行也欲孝而反傷於孝爲仁而反害於仁此正是非幾微之際而所當致精一之界分也伏願 殿下審察焉且擧朝之皆以此事爲不可者非有私意也非以爲國家患病在是事只慮其有傷於大義有言於後世而爲 聖朝之大累也則此莫非忠君憂國之本心也伏願 殿下平心弛怒而察之則其情可以原矣臣竊爲今日此事竭其

耄慮反復思之則 殿下不須以排群議抗宮衷必祔
太廟爲致誠之地焉臣竊聞別廟與 太廟相遠人情不
安神道一理今若遷排于 太廟傍近之地而奉安則
列聖有敎臨之庇別廟有密邇之安 流通升降於莫覩
莫聞之中而至於隨時有事之際同用一吉則事勢便宜
情理俱當此乃尊奉崇重之極致也如此而止守无妄不
利有攸往之戒則天地之常經猶全古今之通誼無變
殿下之至誠既伸擧朝之爭議亦定而我 元宗大王在
天之靈亦豈不以爲安乎此無乃今日用中之道也耶臣
非不知耄荒庸陋之言只瀆 天聽而已無係毫輕重之
係也而綸命猶存不敢全無一言妄用黷瀆如右臣不勝

瞻 天望 極積誠抱戀之至謹昧死以 聞

謝 賜藥物疏 丙子

伏以耄臣瀕死委伏之中頃承 天召特下 恩音隆深感激罔措報效無路惟思致身 闕下一伸 肅謝不計顚仆作氣登程纔至嶺底之邑筋力已竆莫復前進遂不免裁陳悶迫之章遣子奔達旋蒙 眷批益篤賜送種種藥物仰惟 天地父母之恩豈可得以寸草微忱輸謝萬一哉臣莫遂赴 召之願所當待罪停行之處而身疾轉劇勢難道路滯損覔船還巢疾勢愈劇食不近口不絕呻而尚幸一息猶存未及入地者豈非 聖眷重救 御餌是賴也臣撫躬啣 恩只自感泣而已臣曾聞古人之

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於今日欲爲 聖明皷有一言未知 殿下特垂矜念否臣見古今天下未有朝廷不和而國家得爲國家士論不一而敎化得爲敎化者也蓋宇宙之間一道一理而已違此道理則人不人物不物天不天地不地家不家國不國矣必順此道此理然後人物得其性國家得其安天地得其位 殿下臨御已久豈不見朝著間心迹廟堂諸賢亦豈不以此爲憂方今危治世憂 明主者未嘗不以此爲 國家畢竟大憂也臣見有此道理以來於人則善惡各爲一類於物則邪正各爲一類於事則是非各爲一類未聞兩善並立兩正並作兩是並行而此道此理得其本然者矣此不過 殿下所以建

極者未盡其道而群下不得會且歸者也臣竊聞　聖明
思治勵政之誠比來益切而此風不革則恐無更化之理
也臣前疏所謂積天下之善蓄聖人之德者亦非此道此
理之外別有善別有德也此道此理無時不在無物不有
惟能君人念念而察之事事而審之則朝廷士習莫不惟
皇之極矣何患乎異者不歸於同而不一者不統於一哉
此在　殿下一念轉移之間耳臣之此言善則固未可知
矣其為道理則不可易者也臣今日有是言明日當入地
矣不得不以耄恍所嘗憂者仰贊焉伏願　聖明反覆垂
察焉臣不勝瞻　天望　辰之懇謹昧死以聞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鄭君燮 八

別來半月懷已作蘼想閒居巖齋學况孫佳彼此規學豈間相追同處之日緣有區區筆硯之役不得開語成穩別後追憶殊覺耿耿作恨賢左右忠信之質有餘而涵養問學之功未積是以性情之發多不中節而應接之間或不適宜此不可不歸咎於鍊做不着實伏願加意也此豈但賢兄之所患哉鄙人亦坐此患故略知其然矣拙蹤返寓之後日就卜居之旁以剪荊栽松爲事前日所事之事以居處不宜又未有相助之友不得卒業可歎且以是月晦

間往省仁星間先壠其還當在閏月中旬後雙巒遠訪之
約可以此時能果否挈累之往時亦之決焉當看此後勢
而相報知也
相遇而留至兩旬餘日不爲不久我有瘇患君巒困於痁
覺汝巒以吾兩人之疾見撓三人皆可謂有患曾不知同
處之樂別來追想黯悵倍常即日未審汝巒困行其終不
免而君巒苦證不爲加減耶其來路幸免他鄰瘴之虞亦無
別傷豈非僉念篤至使然也數日後挈家累始還音山以
爲過冬之計耳若或賊變起於冬內則必當百計謀聚一
處以同終始也只視善爲調攝要以安身體平心氣爲第
一留意之地也每窃念之汝巒醇厚之質君巒篤實之志

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顧我庸才晩學曾之強輔晩得吾兩
契深蒙信愛旣篤且勤庶幾自此夾輔同進所以相望於
桑榆之境者自不淺矣而但惜其君變苦被疾恙之纏困
又此遭時艱危雖有大有為之志者不得不為撓於所值
以見阻礙於進步地頭寧不大可憤哉雖然所患者皆是
自外至者爾君子猶患夫在我者之不盡其力不以自外
至者為加損於性分也更須執心愈確厲操益堅在急迫
之時而益自從容值艱虞之日而益自貞固豈非相愛之
望乎其惟恕亮此言皆布情露悃之辭若以俗人聞之則
其能不為所譏笑乎更望照心
窃驗之人情所苦者愚人不見待人不至其最也有一於

是在所不堪況二昔焉兼之爭相愛而不能同處其思之昔則勢固然也至或其間有相訪之約而又緣有障碍不能如其約焉則彼此每致相待之昔者例有之以此益知人間事其始約也固不可輕既約也又不可違者是吾儕所當致意也其前月之往計於心者久矣既面約之又簡以申之其在人事必無相違之理而乃復有意外之魔障自前月中旬後右足內踝生毒瘇治又失宜至二十餘日然後濃潰抵今瘇根作穴瘡口爛痛雖能始步門庭遠動則難矣緣此又違其期僉兄必相遠度而恕宥想老姊之望日昔一日念之愈不忍也大睽鄙人所以計是行者拜見老姊又當見諸君子又當召集知舊穩討子友蘭齋中

又嘗携數三同志尋晦齋書院因訪其林溪古跡又當偕
登遊覽東海之洋則一行中所自期者誠多且侈矣豈謂
人乎生分薄加之以亂離中厄運未盡消過故數箇好事
亦非賤分所當得便致此魔梗者也賤疾如右冬內能往
似不可必也又審時勢前頭之變或不可測如復有奔流
之苦則一安息在焉尤不便於所往欲得入成配則往與行
事或便焉此事必須以冬內圖之緣此或不得有他出入
者矣則左右其未可來此暫相同處耶但冬亦餘日無多
雖得相聚恐不能如意也聞貴馬死矣云其馬於亂離之
日其濟人之功幾何而且既與之同艱難矣聞其死豈無
矜念況又左右無代步想遠近出入必艱欲以在此驢馬

守一牽致于此便而來便既持牛以兼牽為難故未果送耳送來粮物及魚當用之於是月之薦敬領之也古人之養親務先必待仁人之粟吾兄之賜非其粟乎弘錫已赴醴郡近日當來此相見仍奉老親之其住一時云矣就中極有未安者左右每於簡面加以不稱之稱前既累陳其不敢當之意而尚未蒙許豈深疑其不相信也左右以鄙人姑自為遜辭而辭之者非其情也耶若然則是不相知也何其使人為罪益重為恥益深也某晚生偏荒質且魯鈍棄半世於習俗之中晚自覺悟又遭亂離而荒失志業今雖拾得殘篇爛簡於灰燼之餘而白首紛如終未有自得之地常自以不得逢先知先覺之人獲聞其萬一為平生

亦歎况敢受人之稱我以年德俱邁之號耶但得與有舊
有志如左右者偶相同處其爲開發切磨之益則彼此豈
無其效而各緣拘掣悵把其相思相待之苦焉良可歎也
噫吾人事業際天地極宇宙其爲窮大也如何而其本則
此心而已日月愈邁克拓無期常自浩歎奈何古人所謂
老大徒傷悲者此也前日見始讀心經未知所得如何也
謹復

新春將至何以奉祝區區者所願孝友天陛歲以益篤使
人無間能如閔子之行則同志之幸如何哉然此事雖出
於天分其所以講明之者則學問而已果能講明乎此而
有以默會其理用滋益其天分之本然則其用之廣可勝

言哉先聖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者此也呼在今世非
尊左右昆季何以有此說哉此乃曰賢昆季左右之能享
復勖推擴於廣及之用者耳
相思日切不得不待之苦矣而猶慮意當中諸兒遊齋者
終為累患以致吾左右遠出之廢覺障茲見停書果如所慮
深嘆鬱懷之久不能開也第認積善陽明陰鬼所畏榮勢
不識已何熄靖此所大慾者也亦實荷勤念獲全庸拙但
晚暮之境雖似有依愧悟者舊習纏繞未有以快脫無自
獨者歎孤轉甚益嘆強輔之乏必不得以相振發也雖有
如吾賢兄之苦意何上同處之日恒少柰何柰何聽聞之
狂深祈祈企惟以夏務方劇必不免帶奴之難開茲不致

望其必臨也餘悉別紙只祝萬重不宣謹復
別紙示喻固始學者之通患此由用功未熟學不見成效
然耳夫其用功之方矯治之法則實具於孔曾思孟之訓
而宋之諸先生又發明推示之既備矣其在心經附註中
者盖是親切賢兄不以其法而自試之耶大抵此事不可
以一歲月間而望其效也又非乍作乍輟若存若亡者之
所能為也必其讀書以窮其理力行以進其德者無時不
用其功無弛或懈其念日以積之乃盡其月月以積之乃
盡其歲歲以積之必盡吾生然後先賢所謂豁然貫通之
境竟實光大之域是此心此身之所可至到而前聖後賢
誠不我欺爾如其不然而姑息用功滅裂為學者過一冊

子有或窺想真髣髴則便自以爲吾已有所見矣用意一歲月暫或認取真氣象則便自以爲吾已有所得矣其所謂有見者果能的確而所謂有得者果能常久耶此淺陋者所嘗躬驗故敢以告之若吾賢兄則資質之美志意之篤固非某比也然而講明之功既未積焉充養之方又未深焉故氣質之當變化者猶未有變化也俗習之所漸染者猶未盡脫去也此所以不免有來喻之患者耳賢兄之所篤行者人固難及之賢兄之所已明者亦非不高矣然此而止焉者非區區所望於賢兄也此某所以每用奉勸之者姑徐不急底人事要取幽靜之處杜門讀書積以歲月如上所云者誠以爲賢兄愛其資質之美也愛其志尚

之高也夫固易去者歲月難成者學問不自勉於當有爲
之時節雖傷悲於老大何益哉且夫自憤於不能脫去舊
病自歎於不能追及古人而有以痛其從前尤悔吝之積者
乃是此心之好消息而振奮勇華之大機會也然但自憤
歎之而已痛傷之而已則又無以去其可憤可痛者耳若
覺其病之不去即用力於去其病之方又覺其事之差失
即用力於改其失之道今日改一事之失明日治一病之
存改之而至於無可改治之而至於無可治然後所憤者
日去所痛者月消終至於無可憤無可痛者矣若不從事
於自力自治之地而只將從前尤悔吝之事橫着心上鬱滯
胸中日夜煎熬寤寐傷積則果成心恙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不但無益於進就而已也營造之役只慮其不計
時勢且或妨於本業故初敢言之今既垂成則又何追歎
焉書院復立事雖以先士所當盡心況左右其為分義又
非他人比也何言可辭之哉但冒寒監董殫慮講焦之際
身心所傷則不可謂必無矣奉慮焉者又豈遂哉且撫安
僕隸之事亦無非道理所在其於左右事同一家既詳其
家勢又察於左右統御之道或失其宜故前書累累及之
耳夫懸忠義之性雖曰愚夫同得又豈可一一望之於僕
隸之徒乎為家長者只當不失其大綱毋察其小過而雖
或橫逆者間作亦不可專責其在下而顧吾所以御之者
無乃失其道乎以是自省則亦豈非進德之地乎金壽之

還錢寓無緊使喚而貴所多事務故只欲通彼此而一之耳無乃過疑之耶來示既切姑令留供樵牧也且某既自虧功於曩昔未有實得於今日其何能有發於左右也只荷祖信之太過祖愛之最篤其在區區之義不可曰我不能焉而不以所聞者仰悉於左右故輒此有叩必應承問即復非敢曰益之也聊自盡吾誠焉耳自顧膚淺進益無期雖亦有見其見不的或似粗得隨得旋失今日不別前日今年只似去年鬚髮已白歲月無及每自慨歎而已且顧四十年浪費光陰馳騁覓索者即今思之皆非實地竊思從今立脚實做真功廢不復虛過方來之歲月而傍無疆輔其何以有濟每歎閱人已多未見有同志而共事者

以此思賢兄益切而不得同處於此時以蒙相助之益此豈非區區者不幸哉庸陋衰病者不足言切為賢兄惜之也來書不言所讀之書殊為無聊以寧靜寬和為養心持身之本而又必察於義理之精以謙恭忠信為待人接物之道而又不失正直之守此從前奉祝於賢兄者也未知記念否

頃者柄遇相從非不多日而未值寧靜之地不做從容之晤別後意思益令人悵惘追極耿耿玆又蒙遠伻相問極感厚義且審奉養主侍老姊俱底迪順尤所慰謝又荷念及賤寓難備時薦之需辦寄種種此政仁人之賜用以為薦豈不自愜於心哉第念當此村家劇務之日至於遠貿

海產而輸致之此固未安而况所遺不止於薦需栽朋友相資故人所篤此義何敢辭焉但須稱其有而資之量其力而濟之要以相盡其心而已然後與之者不傷於惠而受之者得保其恥也若徒執其資之之誠而不度其資之之道強其力之所不能而以必濟為心非其財之所得有而以必施為意則受之者固傷於義而施之者亦不害於理耶此鄙人於前日每以君子愛人以德之說奉告於左右者也且鄙性懶弱公性剛堅懶弱者無受益於人剛堅者必能伸於人故鄙人之於厚惠雖嘗辭之而無不獲焉左右之於鄙人必終其惠而不自止焉至使傷惠之咎每歸於左右喪恥之恥常積於鄙人傷惠猶是咎之輕者也

喪恥豈非恥之深者乎而況朋友之所相資者豈衣食之謂乎所謂切偲也忠告也輔仁也麗澤也者乃非相資之大道乎若或有飢餓不能自存寒凍無以自保者則情固不得不相恤勢固不得不相救然只使之不至於飢餓凍寒而已可也如或過此而必使之飽煖充足然後已焉則其所以資之者反以害之也其所以愛之者反以陷之也惟其所當相勉者固窮守道之義所當相輔者進學成德之業耳此非吾儕之所當勗者乎此義也吾朋友中所不可不講而且迫於今日鄙躬之所自恥者不得不縷縷焉屨則留之但恐屨朋友所賜之屨其於一舉足之間或動於非禮之地則忝負我良友者大矣此以豫戒焉雖牛則

遷還已不能農有牛何用且馬又生雛驢尚未死三獸之
牧一僮難堪若加一牛只以病一窩耳望須善飼之他日
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耕以騎則無不可矣且審來示有悔
往前之過失百體解弛頓無興味至欲棄人世超物外則
是左右徒有能悔之心而不知改過之道人非聖智誰能
無過過而能悔即當圖所以改之者乃終至於無過之道
也若但熬熬煎煎徒傷恨於旣往之失而不有以修積將
來之善則必成心恙心恙一成則擧手措足左顚右錯將
不勝其悔而終未能得蹈夫無過之地耳可不哀哉可不
懼哉凡所以動而多失於應接之間者功之積於靜者未
能乎實學之得於心者不能充之故也願加意於進學蓄

德之功則此患自爾當去矣此鄙人之已病而竊得其治病之方故敢悉賤見于左右焉此月之內固進省老姊兼慰喪主仍叙左右者前計也而前月間又不能無出入一身多在動躁之中未完之精神或有受傷處故復思一兩月靜攝心氣茲不免強停當俟夏末即行是計耳

停欽一別阻至入冬為思固已苦矣獲承遠書賜以尊停乃蒙錄記賤諱之辰腆惠各種奠需區區感激焉得不深慕頃於秋夕後即往仁同移還姊女仍留連彼處以竢請姉或見聚以成同遊伽倻之約矣竟不遂望來還是寓今數日耳老姉會見之切前既面懇渾寓之望方且日極而來示乃復以開春為退期又不知來春復有何障也三姉

皆衰老者不及此時變之小間為之一聚則後期難保其必成以此自切區區之情也而茲又成此差池無乃賢左右之於此一事獨以其為人謀之忠耶此亦某與賢兄實有兄弟之義故敢以此歸恨于左右耳是旬之九日乃長姊生辰今欲以奉致相聚之願復以仰煩而懼左右之以為勞宭焉茲不敢請矣新寓之卜姑已粗得其寂曠之地而今欲殆未及結搆又慮時事之難定姑欲過是冬於仁同之松村既葺治所寄之舍當以此二十日間求舡挈眷順流赴彼耳耦耕之教誠所樂聞亦何望其必入手乎且龍奴之逝不勝慮甚此奴而又逝左右之有失於御家之道今可以益驗矣失奴事雖小失德事不甚大乎每及此

言竊貢相愛之忱而不見信盖亦相愛者之所深慨也切
願留念焉且聞臨皐院宇之移卜旣定子言地不勝喜賀
此郡中諸丈諸益尚賢衛道之誠耳豈踈遠賤末者所得
與其盛擧者哉若其區區戀悅之私則乃自為之不淺矣
第聞左右為其移構有司去就否近見徐行甫言及左右
而曰其或為鄉校書院中有司等事最為進學之妨云此
誠愛左右之言也今不須歷言其所妨而左右當自認其
為害之深矣未知見察否且近日讀得何書變得何病也
承數日來快活之示不勝慰豁更願克維其功毋失此箇
好意思至禱至禱伏惟心照謹復
每見示喻能有進邁不已之教雖以衰病之漢亦覺有自

礪處耳為慰豈可言形然一以煩擾為嫌而必欲斷人事專吾靜則其所以以此自必者又是病痛所生處也只望隨時省己隨地養德雖有事而不為事所撓則此心之靜恒自若爾蓋天地間無時非道無事非理要常順以應之者為吾事也然此病鄙人亦自有之而不能醫者耳旣自憫焉故敢以報于賢兄也

答吳山書院

寄在異境不得與於食執事之間者已為吾院中之罪人罰宜及之而反蒙椙酒之遺感愧交並食眷不敢仰辭獲與隣友共酌一醉第無言可酬只祝食史欽想淸風之餘咎自淬礪以興寤寐之思又謀齊力一心重建古院之制

而已

與張斯擧 光鎬 二

得書殊慰阻戀第認有下部刺痛之患不爲無慮須能慎於難愼之地以俟其病根之自去也且悉欲就舊基營基亦非相遠也固亦不可終棄其地又乃鄭已往已有終歸之本矣我何得以挽止哉然今所聚寓之地旣名之以族閭其所以族名其閭者意則深矣而今若各散于欲歸之地而斯擧往黃巢乃慶維明山歷遇往宗基則所謂族閭者空矣族閭之老則我也其老者旣自無狀又頗不肖未有以安其族類故同寓者不得其所焉思各散處也此責誰可任乎非其中有牛馬之齒者當之乎深愧深混旣然

則何以責召福之仰順不來聚峽村之士順不來聚磻渚之正甫不來聚況又責夫乃貞乃亮之不來耶欲言之其言甚長殘不以寸紙可悉只俟相見而悉之也門中迎壻一時皆擧而不能相助甚愧且恨文擧議定佳郞深喜壠山之樵至斫百餘條去痛甚方思所以處之也幸須食共留念如何有知之人能謹之則無知者自當畏戢而不能見有於黨中未死之前先壠爲兎山是誰咎哉實惟不肖者之罪也自痛而已姑此以後慮來酒魚藥爲藥膳感感烏已多喫膽亦近當識服也

承得逕新平安書人間萬福莫最平安二字爲賀此外何加所謂平安者心平身平家平族平也心與身與家與族

既得其平則安在其中矣只願更求其所以平者反諸身而篤之在我者旣篤其親愛敦睦之本在彼者雖或有不猶之境我自無愧我心常平其孰有撓吾之平哉此老夫之深望也如見仲願亦以吾言告之須相與講得平之一字也伏念吾 先世當初一身之時其寧有分彼分此者乎此即平之本也枝分而有不平致各身各家之不安焉嗚呼是誰咎哉願與之思其本之本平也不勝悶虛之憤敢此漫及

答南山族閭

僮還承受各書而奉慰矣大既舉閭平保此可慰也但聆者聞過行仁同路者見境上聚人集丁曳致巨材問之則

書堂之役云不知某村之人輸不及時須俟農急之日而始為之也然節既晚矣則且當置而停之以待農歇亦何不可而至乃輸督不已致此未安之見聞也每為諸君面諭之又簡戒之者非再非三我亦非以速成為樂也故恐欲速生擾致令當初好擧措畢竟為聚怨貽譏之地也而諸君不相察焉乃有此擾未安未安諸君以為此時何等時也所謂時者非但謂農時也諸君其不知人情耶不知世變耶不知時勢耶所謂人情世變者非止謂一鄕一邑擧四方皆然也諸君不曉吾意此不是小慮也願相議即停其役以待時也今以此意為札亦通於行初但不及通之於正甫須即相通議停幸甚敢此委懇

答臨皐書院二

積阻瞻戀之極忽奉僉賜盛帖仰認貴院之新廟已成奉安之祭已卜吉日區區亦不勝喜賀第惟委遣秀才有所下詢此豈昏陋所得知也只以賤蹤亦嘗出入院門僉既遠與之相議顧雖庸鄙豈敢自外于僉眷之下裁但示問蕪目不知所謂周旋節次者以何曲折為可疑歟姑據李秀才之言而料之位版亂後未造今因此奉安畫像而造設位版自當為一時之事似不須別其祭也未知僉意以為如何告文之述又豈拙手能之然既承僉命欲略草以禀而又未知當初移安之際既告以其由耶曾既告其由焉今則只當述其新廟已成新版已造奉以安之之意而

已曾如未告其由則今當畧陳其意此非隣地徑思而可
了其首宗故不敢草稟唯在僉尊詳其終始而順述用之
耳只祝式禮推儀文敎益祥

獲奉惠書就認僉履雅福感慰俱切某老病轉加昏憒而
已示問影子摹寫臨事似須致告而其儀則畧依五禮儀
告事由節目何如摹時必須院儒常在其所舒卷必謹不
可付諸工人以致褻慢摹後則即當奉藏不須再告

答嵒山書院院長書

來友權君濂輿之舊也相見豈勝蘇到因奉尊惠盛書仰
認尊履家食佳裕膽慰無已貴鄉書院定祀事即承垂示
仍悉此友之詳言不暇他議先賀盛舉之時興也其間論

議之異同曲折豈書識所隨所可得以知者哉此友歷質于兩所而來已有定聞某不須贅論第以課問並及不敢無報畧以淺見奉告此友集還想亦一經聽焉大槩學宮尊崇之事一惟先賢道德之爲尙耳道德尊隆有如退溪先生則後學尊奉之義豈拘於地界之彼此哉且聞貴院當初議祀之日先生旣嘗前後往復有所論定云此先生之於貴鄕有大敎焉非尤宗仰之親切者乎宗祀之定旣得大賢則其餘數君子或配享或別祠以鄕賢各惟其義之所安爾不知高見及僉議如何

答姪弟文擧 鳳翰

連見生員連承情簡足當一番晤開感幸如何況此愼字

演說辭意並重當留閤之餘屬之篋中以爲傳守各省之
地果能姓中諸人佩服此說其一字足全一姓足傳百世
豈不與古人忍字之守同其功哉深感深感老躬以間間
騷擾不穩於攝疾出卧江齋恨不得同席過晝豈同枕經宵
馳想而已惟冀愼保是冬春開即相遇耶

與盧蜀豐 基二

新春之祝惟是老親康寧之慶而已此外不問他事邇來
君之政聲數入於僻居之耳僻居之慰此外復何事可以
加乎然舒放之中必常有收束之意然後當防奔稍之患
其如嚴家政肅衙門廳内入等事不可不尤致意焉此皆
君之能事不須煩道再三而至此反覆不已者所望於君

者非尋常例也姑此以告
老親之行作於寒節險程固爲之慮焉審姑停之似計之得矣但同處之樂當近而還遠此不能無悵懸也只願公私凡百更加愼勤也且今則在府已久事務已皆成緖則不須致撓心神更宜於居官之中須有進學之功程應務之際須有拔俗之意趣不但辦備書冊而又須讀而味之不但讀而味之而又要體而行之能有涵養時節焉能有省察地頭焉凡所以發於心行於身施於事者一一揆諸義理而無所乖焉則豈非老拙之望哉世之人方在困苦中無不有撿技謹愼之意及夫宦業稍成資籍漸饒則必有自多自大自足之心不肯屈已於篤志上進之事皆是

也豈不可哀哉若旣委之於下流無復望則已矣如君美質恐或畢竟不能成就而止焉則不爲可惜之深耶且君今已入晚境顧觀一生所過者多矣身外之物凡百何關切須加意向進於眞事業者此其時也懲我庸頹到老徒慨故爲君言及而畧布之此相愛相重之悃𢤦須留意諒察也

答李判官茂伯 潤雨

前夏尊行發程之日某適在先世壠所迫於過時之祭未及奉拜于路畔旣抱深悵南北𨗥然常馳遙想而已忽荷塞外之翰遠寄於料望之外披閱慰釋豈止平日剳札之祗感者哉就認館舍閑[illegible]前書冊可伴因公巡歷縱觀融結

既自以酬四方之志爲慰焉則其隨遇而安處困而亨有以增益于動忍之餘預可卜矣豈非所以善強知舊之意者哉弟審塞氣作矣癘染遍地雖愷悌之德必有神明之相愼忘自衛之方亦豈可忽乎切祝千萬珍攝開春歸省之計果如來示奉接奇勝之間當不在此時耶區區衰欵之狀可相認而知不須奉喩

答鄭亦顔 四勿二

尋常中每念我左右有好資質常與此中諸友講道之不已茲荷惠喩珍重滿幅皆慷慨之意此豈凡人所可及者哉如果有志不須遠求末世難得之師友只有一部論語乃大聖設敎作人之模範雖左右能從事於是書而能味

乎世人所不能味之至味則鄙人所以請字以亦顧者畧
非表德之例謂也但未知賜加意否
逢別以來耿耿一心向左右自不敢忘焉忽承惠紙辭意
與直若相有不相棄者實惟區區之慰也吾人病患在不
能立其志耳志苟一立何大業之不可做何遠程之不可
至哉大槩好才質易得而向實學者最難切願左右之能自
奮勇岳坐俗儒之病患則豈非相知者之喜慰哉爾贊曰
與之相同如能協助共鍊則彼此之益為如何也冬中一
枉之示銘跋以後耳謹說珍重

答金孝徵 二

今見貴胤秀才兼承珍札如獲晤叙清儀慰感如何其音

疾雖似減歇耄敗既甚晝夜委席莫有收拾遣示碣文始
謹留矣須候病間欲觀先大人行跡耳若誌文豈能甚精
盡者所得措手哉難副孝望預切悚悵鄉賢諸墓誌皆行展
詢豈非爲文之慰哉鄉約事留念既已過年然豈識其意
一不可委諸府儒必須明立科條喻以一不可不從之意又須
亟出都副二長使之擔當舉行不是爲要耶若兩賢不預
院亭事賤料亦嘗以爲不可知者也然太府先輩亦必無
當時所見不敢輕議當俟後日晤詳
吾友間縣齋作別竟爲迥隔之苦追今追想豈勝倍悵即承
惠詢如接雅眷慰感如何某昔疾似不如昔而衰敗之勢
自覺轉甚一生事業已無可爲矣別紙之喻亦用別紙回答

陳耄意伏望恕鑑大賢阻已瀆頻聒之事自非一二而
詎遠一不易懇想而已且審下教中言及先誌悚甚悚甚此
非有外之發實緣盛望之副固不可率爾焉前來碣文冊
子追奉奉還者殊有意也而即今愚之則精散神耗之人
不可有言於人事上敢出耄言不免妄矢之請此尤耄人
之深戒今亦不敢輕諾其有以恕諒耶示喻耄疏即欲謄
寫以呈而便祉奉畢良恨疏中果有移別廟近 太廟一
款者非以別廟爲嘗禁之擧也其不可 追崇之義則乃
是天地古今之常經也而當初雖有擧國之爭終不得回
天奉朝疏上 崇號仍設別廟至於 奏請皇朝則
皇朝隨許之誥命方到在今之勢則已定之 崇號不可

還降已設之別廟不可還遷撤而自 上又以為未是焉方
擬祔 太廟入祔室則此又失禮中之十分地頭故毫
料以為所定別廟之儀則今不可復論其非禮而今日所
望者只是 主上之失不歸於十分地頭故假設就近之
語以寬 主上之至情者也而聞有時論之呶呶奈何奈
何此非箸頭所念只待早晚聽罷耳

答新溪書院諸生別紙

獲審前後曲折則既與前所聞於彼邊者殊異在今賤料
豈的其應變之宜哉第思之三邑士林之擧似非吾黨從
容商確之為焉彼中豈無覺悟者哉貴鄉處置只合待彼
再思而從容應之無乃為宜乎彼或執其前見一向作梗

則其或有不獲已之別擧措耶僉須守常分以待如何耄
料如此故敢以此意說與兩君耳

與徐樂齋 二

每於就訪之日卽蒙情愛篤至欲慰曠阻之懷則必設一
塲觴詠之事賜開心欵此固相好之常情第緣賤行有些
勢會不得少留軒屛之下以發蘊所積疑有所未質鬱懷
有所未攄別後便覺惆悵如失玆歎夜來益不勝耿耿某
路間必有遲滯之故今朝始抵松村耳便思兩日船上之
話初非所約而遂成勝會此識此時不易之聚合也然偶
爾而成旣過則泯然其跡可也向者諸友要以爲勝跡至
欲屬之金秀才汝謹各成一錄頒諸參會之人此無乃爲

造物翁所忌而且致吾儕卞小追悔底樣係耶敢此委伻奉喩也然所懼者煩褻之跡耳如其要相記取以為後日相念之資者則又不可已也吕聖遇之序文及尊兄出字押一章可以見寄耶切仰

方欲奉致新正之賀無便未果忽承專人賜問仰認德履超勝深慰且審巡相將過高軒兼欲致見賤狀此豈庸分所宜得者哉感悚不已其亦慕悅相公之德義其有素矣豈不以獲接清範一聽英論為自幸哉第以賤質數日來苦患寒疾方以杜户出汗為事玆未得以仰副珍重之招伏枕馳思殊覺未安也聞窓下寒梅方欲拆玉賤疾若愈即當就訪是計

答昇山士友別紙

豊岳舊齋乃 先聖王所留念也而昇山乃豊岳之發上則今之昇山即古之豊岳也豊山一縣百世不忘之恩當在於是矣西厓實唱道其紹述之義則其功又不可忘焉況西厓德行又可為世範乎縣儒之必欲致誠宜矣然此固一縣諸友之志也而似不可不通于一州公論也未知已通而咸可之乎時勢早晩亦不可不參酌為之也敢同謬詢仰布淺料

答川谷書院別紙

淺料亦以為凡書院之作皆出於鄉儒多士之自為而非有所稟達於朝家者也朝家之賜額亦皆就其已成而章

義之乃所以勸奬其尚賢自修之意耳非所以作為國學拘之以朝家之法書也不然則凡重修之舉置長之式享祀之儀其得以儒生士子而擅之乎當初崇祀之賢既不禀定於朝廷則隨後配從之人亦不必關禀然後為之也但一時之議或出於常道之外而有所不可得以例處者則安知 朝廷之上亦有如新安城主之意司馬李乃援舉高體以為執言之旨或因此而有意外之譴不可謂必無也況吾新安自經村妖之變以來至今在華陰侍教之中而為指目之地則雪上加霜之慮亢不可不謹審且以既入還出為言則其在尊崇之義已不為未安乎然此鄙料也不是過慮者乎伏願僉加商量如何如是則後將

此事勢飛通于道內姑停而待時其或可乎

答申晉甫 二

數日前已聞賢侍被趍 京之 命茲承來書其傳果爾矣凡人一小出入莫非數焉況萬里之行乎想吾左右知其堅定有何絲毫之動哉仍料得忠信素積必賴神相之休豈可以慮外之艱爲慮哉第未諳發行之前或可歸辭于家廟耶若爾則須圖奏別是計因便示及幸甚

僕頃往省寓患痢留攝昨暮還江齋因邑人之自京來者並受惠書及兒書就悉 國恤後允息其中有自 上慎終極誠之語益不勝慰感區區之至正郎恭在執事之中夙夜勤苦遙可想矣敢願公退之際倍加自攝寔望寔望

祀后土時告者之服則在今日似當以時服行之

車馬僕從下帳等儀今俗鮮用而今欲用之何如

竊明器則車馬僕從下帳等儀乃孝子不死其親之意也不可不用

奉柩朝祖之禮固不可廢而亂後無祠堂神主皆假安於室舉柩往來之際亦多未安何以爲也

朝祖乃生時出必告之禮也其禮最不可廢也但奉柩非便則只奉魂帛而朝之恐亦不若全廢之爲大失也

婦人皆當至墓而帳幄不具似未從行亦可權止耶

婦人至墓似難必從

期功以下之人當着何服而出入也

白笠白帶乃即令 國喪之服也出入時只當服 國喪之服不可以私喪之服易之也

弄眞

家禮虞卒哭祭後朝夕上食之時則別無禮式與獻之禮依卒哭之節目耶抑從未葬前上食之規乎

朝夕上食只用單爵似宜虞卒哭乃喪中重祭豈朝夕所得以比哉

葬後期大功者飲酒食肉云然則飲酒食肉而哭泣於喪側心似未安非徒未安哀恐未至也

期大功者雖已飲酒食肉若參祭則當哭豈必斷酒肉然後隨而哭哉

吊禮只曰主人拜賓而禮又云五服未盡者爲位而拜
踊故今以服次序立受而拜之不審何如

五服未盡者旣在喪次則序立受吊但與賓接辭則喪主
爲之耳且五服者又不必皆與然後受吊也

答金孝徵

問家禮正至朔望註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
之右少前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云
云然則主人主婦之位正當堂中而祠堂圖則諸父諸
兄位於主人之左少前諸母姑嫂位於主婦之右少前
云不但與註疏之說相反如小生家諸父諸兄甚衆皆
位於主人之上則主人之位當在東端似非禮文本意

將依註說爲叙否
恐註中序次爲正
主人位於堂中則諸父諸兄之少前者宜矣諸弟之於
主人諸妹之於主婦似當爲一行而其所以退者何歟
恐諸弟諸妹之少退者所以尊主人主婦也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云寒岡先生長兄無子而死先
生爲攝主間當攝此禮否退溪先生答以旣爲攝主當
攝此禮云云然則支子不得行此禮否中門之外晨謁
之禮雖支子豈不可爲乎
主人晨謁則支子當從之若無主人支子恐不得開門也
祠堂章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註成人而無後者祭

止於兄弟之孫之身金沙溪喪禮備要附位之主本位出廟然後埋于墓所云云然則所謂成人者祭止於兄弟之孫之身而今待本位出廟而後埋于墓所則是其祭當止於兄弟之玄孫之身何所據而云然耶所謂本位則所附祖考位也所附祖考旣出則附位亦從而出此非祭止於兄弟之孫之身耶

深衣曲裾註續衽鉤邊之制似未明了而小註蔡氏淵楊氏復主非有別布一幅之說甚力朱先生晩年所服深衣去家禮曲裾之制而不用去深衣之無衽明矣但依家禮尺數裁制則裳幾相掩而坐則襬開不得掩膝故此中一士人自以意加設一幅於前如今上衣之邊

幅以此禀質于寒岡先生寒岡先生以為當然仍出自
制深衣而示之則其制亦然云或欲每幅各加一寸與
其不用古制而加設一幅似不若每幅各加一寸之為
愈如何如何
深衣之制未嘗手驗不敢以某說為定式
黑緣註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云云文意難曉若不貼
之於布而續之於布邊則似非所謂緣者而有易獘之
患如何
上同
醮子註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而醮女禮婦之席並同
南向矣丘氏儀節醮子之席則南向而醮女之席則皆

是向自常情言之北向亦無妨而既失家禮本意不可
從否
從家禮排位恐得也
爲司諫性傳問目引儀禮牢中旁寸之說以爲削約握
之中央以安手也喪禮備要亦甚詳載而家禮無之矣
此非但古禮然也其制便於畧掌依此爲之如何
牢中之制出於古禮恐不可以家禮無文而不用也
易服不食註妻子婦妾皆去冠餘有服者皆去華飾云
云而袒括髮免髽于別室註司馬温公以爲古禮五服
皆當露髮云將何所折衷耶緦小功之親亦當去冠而
加免乎

古禮然矣何可廢耶
左衽不紐之說詳載退溪文集中引儀禮說以爲畢結之義夫既左衽則奈左邊無小帶可結何且此條不見於襲而始見於小斂故襲衣則右衽矣至於小斂則以衣掩之而已非着之於尸身則雖有小帶安得而結之乎金沙溪備要以爲不得結之義此似得之如何
左衽之節世俗所用之禮不一嘗問於知禮諳熟之人如何賤家則自襲至斂皆用左衽之式然何可謂之必是乎
陳襲衣註只稱深衣深衣雖曰萬古通行之上服有官者自有公服所謂公服豈今之黑團領乎考家禮以公服爲盛服無官者通用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云云

劉氏璋註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然則公服之下襯於襲着袗何義歟須着袗持平之襲衾若卒士不得黑團領只用紅團領於深衣之上矣今考喪禮備要乃曰無深衣則直領衣士以上黑團領或紅團領云云然則用紅團領其或可乎大槩襲衣當以深衣爲上服乎以公服爲上服乎

士以下皆以深衣爲上服則深衣上又加上服恐非古禮也

古人殯于堂中南首而主人以下坐于殯東故其位以南爲上而頗便矣今人殯于房中主人以下位于外廳而或欲依古禮以南爲上之位則主人位于廳南而去

靈座遠卑幼位于廳北而去靈座近顛倒舛錯莫此爲甚矣金沙溪喪禮多從俗變通而獨不變以南爲上之禮抑何故歟

成殯後則喪主之位不得不變恐北上爲宜也

袒括髮註齊衰以下至五世祖者袒免于別室云同五世祖者乃十寸親也九寸而服盡安有十寸之親袒免之理乎

服雖已盡猶用袒免豈無意哉

按設冒出於楊氏復引儀禮之說非家禮本文也小斂不掩首結絞者欲時見其面則襲之去質殺者豈非爲此而然也丘氏禮及喪禮備要依古禮補入質殺一欵

小斂則猶遵家禮不掩首結絞之文何歟雖設冒而未
結其繫否王氏有暑月畢斂之說謂小斂即結絞掩首
而今人皆於小斂畢斂此則何如
此等節目雖不可不用古禮亦當隨時加減恐爲宜也
隮大斂衣衾註衾用有綿著楊氏復引儀禮紟不在筭
之文而註云紟單被也妄意衾與紟字異衾則當用有
綿著而紟則單被故曰不在筭耳今人或依楊氏說只
用單被似爲未安
來示果爾
禮父爲嫡子服斬衰云云朱子以爲宗法雖廢服制自
當從古云云而今人他服則一從古禮嫡子服則從時

制服期年何歟

為嫡子斬衰者所以重宗子也支子不斬者以其無先廟也若奉先廟之子而為朞年則是豈古禮哉

三月註楊氏以為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所後者之祖父母即已之曾祖父母也當為五月而乃見於三月條何歟

蓋以五月之制乃後世所加也若古禮則曾祖高祖之服皆以三月故楊氏之語在於三月之下歟

家禮大功以下無衰負版辟領喪禮備要云儀禮五服皆有衰負版辟領而今人皆本於楊氏之說祖父母及妻服亦不用之殊失古禮當以宗子為正云云而今人

五服皆用衰負版辟領當從家禮大功以下則除之耶

否

朱子晚年不用衰負版辟領於旁親此豈非後人所當法也

為從父兄弟妻無服而為夫之從父兄弟之妻則服緦麻何歟

其夫無服而其婦有服聖人制禮豈無意哉

始聞親喪無被髮之文非闕文也到家始有易變服之儀則其意似有在而金沙溪以為始聞當被髮奔喪時還斂到家又被髮而無現出之文未知如何云云此說如何

被髮本非古禮然循俗爲爲之豈戾於人子之情乎

作灰隔註亦以薄板隔之等之旣平則旋抽其板近上云云蓋內薄板則塗以瀝靑而存之外薄板則旋抽近上而去之然則其抽處灰炭之間必有罅隙奈何

罅隙之疑果不能無矣古人處事不爲不密何敢異議哉

喪禮備要三虞祔禫等祭備食條添入扱匙正筯之文而以家禮及丘氏禮幷無此一款爲疑爲司諫陛傳以爲虞祔雖曰漸用吉禮而與四時吉祭有異故小變其禮然則扱匙正筯當在進饌之時退溪先生以其言爲是今當依爲說行之否

退溪先生是爲司諫之言恐當依此爲宜也

止朝夕哭註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云尋常未曉其義也期後自無未除服者此所謂服豈指斬齊而言乎若然則喪主衆子皆當侍几筵何以曰會哭耶期功以下之親或有在遠晩聞其訃而追服者矣然亦豈指此變禮而言之哉伏望詳教

期過之後固無未除服之人所謂未除服者豈非變禮追服者謂歟

大祥章陳禫服註婦人以鵝黃青碧白為衣履云云凡女子之已嫁者其服色自當如此婦之於舅姑之於夫女子之未嫁者及已嫁而無夫與子應服三年者禫事之前以鵝黃青碧皂白為衣飾豈可乎

禮文曲節雖如此恐不須必具此服也

喪禮備要禫後因吉祭遞遷之際若有親盡之祖始爲功臣百世不遷者則代數外別立一龕祭之若祭四代家則並不遷之主乃五代也古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云云夫所謂不遷者以有功之故代數之外得以祭之也今若遷不當遷之主而以不遷之主充其代數則其於情理恐有所不安者也如何如何

不遷之主豈可並數於四代之當祭乎

四時祭前一日設位陳器註朱子曰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旣曰七廟五廟而又曰亦止於高祖云者何義歟

當更考王侯祭禮

同註末端兄弟家祠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云云以此觀之今人於先世忌祭有故不得參於宗家則各於所居之家設紙牓行祭似爲無害於義如何如何

四時大薦則固非支子家所當行矣其於小祭用紙牓行之亦豈戾於禮乎

再禀

以家禮觀之則喪家葬前廢祭於先廟無疑故小生家亦依此廢祭矣竊見近邑士友家亡人兄弟忌日則以紙牓行祭於其家俗節則行祭於墓所此俗之近厚者

而墓祭亦非吉祭之比行之似無害於義未知何如
喪家廢祭固不得不已矣若亡人兄弟之忌辰則其兄弟
之妻子值其夫其父之諱日豈可全然無事式略設行之
者即其情也然如在未殯前及既啓後則不可行也奠參者
雖與忌哭不同亦隨俗爲之似無大妨於義理此等無定
規之事只合隨宜而已
更詳錄論所謂忌日即泛言先世忌日耶節韻則視爲亡
兄弟之忌日故其說如右若是先世忌日則紙牓行祭於
同宗之家在不可已也宗家雖有喪諸子孫之在宗中者
則須當有追感歲時之禮也
亡弟喪期已過而寡嫂孫姪俱遘癘未能忌祭獨令孽

叔一人畧行祥事於几筵到今病患差復而寡嫂練服
尙在不可因禫事除之古有擇日行祥事之文今當依
此更擇日行大祥祭而除服否
喪主主婦旣不得叅行祥事則雖令門孽攝行於再朞之
日而喪主主婦則依舊爲衰絰中人矣何可謂之祥事已
過乎其勢在今不得不用擇日行祥之古禮然後始得有
大祥一節而禫事旋須又擇日行之無乃可乎
孤姪練服則孽叔擅自付火只餘頭巾喪杖或以爲改
擇日行大祥祭則喪主不可無練服今當改製而行祭
或以爲三年已過改製練服實爲未安只以頭巾喪杖
麁布衣行入哭廳事之禮未爲不可何說爲是

以禮言之則大祥所除之服即練服也而祥祭所着之服即黲色衣巾也今旣無練服則所除者何服也或所謂改製練服入哭盡哀後還出着黲復入行事乃是祥祭時前後節次則此固不可欠過者也但喪家未能卒辦舊服則只用所餘頭巾衰杖及麤布衣行事其亦勢所不免也惟在斟酌措揮亦或可乎

今旣擇日行祥事則就文仍用家禮中所載否抑以擇日退行之意措辭別告否

古禮則行大小祥事者例擇日行之也而後世小祥行於初期大祥行於再期爲例式也今以變禮改擇日行之則似當措辭先陳退行之意然後仍用家禮所載之文如何

答洪叅判霶○問目

圖中遵三器脯醢者蓋謂三器之設或脯或醢非是一器中脯醢合盛也東俗行祭設脯一器乾魚一器醢一器者其器數止三則似與圖設三器之類不爽而第其所謂從饌者何等物耶若用俗設常品雜物則恐非事神之儀也若以鄙家所用之禮言之則三器之間各以三種之蔬間之其橫並爲六器此亦一家常行之儀非敢有以爲遵古禮也

禮有魚東肉西之文蓋東南多水魚所宅也西北多山禽獸所居故耶此所謂東西皆以神位分也

所謂魚一器肉一器者非謂魚止一器肉止一器特言其

魚肉之不可不並用也魚有或湯或燔肉亦有或燔或湯則魚肉不當各止一器東俗加設雖異於圖中器數之各一似無傷焉未知知禮者何以為之也

太古未火化之時人食生肉故祭禮用生肉後世火化之後則用熟物故禮有烹燔之薦今時果有用生不用熟者亦有用熟不用生者然循俗用熟亦何至為不可乎朝家用生乃尚古之義非以此為尊貴之享而用之也然用生之家亦豈避嫌乎

答金德

問家禮云告遷改題在大祥前一日楊氏說中云俟三年喪畢祫祭後遷而聞近邑有一大家於禫前一日改

題云奉知如何若於祫祭後行之則祝式措辭何以爲
之
楊氏三年喪畢云者禫祭後値時祭之月必有合祭其祭
在三年喪畢之後故耳告遷改題在祫祭前一日遷主新
主皆歸于廟在厥明合祭之畢則禫祭前改題之擧未知
何據以張子宗子楊氏之意參觀則今當從合祭時者乃
爲是耶祝辭似與祥前之辭畧變而不過改一二字如何
凡子喪父當主之雖有子父當告否若父當自告則祝
辭何以爲之
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乃喪大記
之文則告當以子孫之名惟拜賓時祖父主之爲是耶若

無子孫者之喪而祖父爲主者則不得不自告告辭中措
語當必別
陽村淺見録議論於初學多有補益處否
前輩製述後學安可容易議之然若使知言之君子見之
恐亦難保其無可議者也
高祖畫像藏在家廟而小生至今未見無時出省不逆
褻慢否祭祀時出視如何
因祭祀省視似宜
若出視則當拜之乎但致敬慕而已乎按先生集中李
淳問目曰驛館寺壁有先人遺墨或姓名拜之如何先
生答曰但致敬慕爲可拜之過當以此觀之似不當拜

但遺像與遺墨姓名不同拜之如何

祭祀時見之者自當有祭祀之拜若或非祭祀而有不得已展省之事則見祖先儀像安得無拜眞像非但遺墨姓名之可敬而已也

斬衰服已除禫在閏月而猶齊衰在身纔過練祥或云喪中借吉未安當并行於齊衰服除之後此說恐不然斬衰重服也祥禫大祭也豈可為輕服以中月之祭退行於一年後乎退溪先生文集服中入廟着可着玉色衣則團領當用此色笠亦淡墨之祭後即脫去似無大害於義者如何且祔祭亦未過禫後即行亦如何

大喪之禫固不可以齊衰之在身而廢其事也若所着之

服前於斬衰之除已製用黲色團領則其於禫日仍用如何巾亦製用黲色巾如何旣祥則大喪神主當奉祔于廟豈可無祔祭而奉祔乎病中莫得致思於變禮之節又不得面議曲折姑以淺料奉禀焉耳

朝夕上食時俗皆於奠獻時擧哀揷匙闔門則止哭啓門點茶然後又擧哀而自奠至徹終始哭不止者間或有之未知如何

闔門後啓門之前止哭者恐是也

時俗於三年之內朔祭望祭或有左奠而三獻亦有古禮可依者耶

聞近世之人有連奠三爵而但無三獻節次云未知何據

然用奠爵無乃可乎

家禮朔望條初獻則惟斟酒再拜而已葬後別無參降之文而時俗於葬後則多行降神之禮何也

葬後則降神之節恐不可無也

新墓以爲氣尚未成墳今當封後似有告辭而成墳後亦似有祭告之禮當具盛奠耶兩度祝告皆隨宜措語耶神主前別無告禮耶

歸作成墳之後似將覈由爲辭以告之而成墳之後歸詣几筵設一盛奠亦似不可已也

小生自遭服以來笠纓以白綿布爲之見者或以爲非此說如何

黑笠白纓駭於人見淡黑之如何

功緦除服或云以月或云以日如何

喪之三年者並禫月止二十七月則功緦何獨計日爲月乎淺見如是

孫祖考外家無後以孫第四叔父奉其祀叔父之喪已過祥禫而神主時無可安之處欲立别廟則勢亦不便或云旣奉其祀矣神主同入一廟不違情禮是亦行權一道未知此說或不至害禮之甚耶

所謂奉祀云者本非同姓繼後之比一廟而二姓同入則是二本矣其可乎哉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同宮則奠

而後祭祭謂大小祥之祭也云今年四月乃孫止婚禫月而婚之舅喪遽出於未禫之前不得已權爲停退以待葬後如何

妻喪未禫前若遭大喪則雖在葬後何得行禫祀乎

李原州國癘氣不救大斂後喪主以下未暇成服蒼皇避出婢僕之在家內者至今轉相染痛更間寢息亦未可期久更時月喪經未加於身今欲奉會於殯所近處設位望哭以行成服之禮如何

喪初不成服而出避已爲失禮何可越月踰時而喪主不加喪服於其身乎今旣避在別所則尤不可待秋爲不成服之喪人要就切近一不煩處成服耶

答裵幼華

問伯父歿而無後叔母生時以幼華舍弟幼章爲其後是爲宗孫也幼華娶時幼章以幼華稱堂兄而主婚可乎且幼章娶時自主宗昏可乎抑或用權道幼華主之可乎

婚者宗家主之禮也賢叟之婚賢弟主之可也但賢叟於先大夫爲宗子於賢弟爲親長兄豈無變禮於其間乎賢弟之婚賢叟主之似不害於禮也

答金汝涵瀁

亂後家廟依舊而先世神主則時未造安各其舍龕前用紙牓行祀事故瀁遭此大喪如朝祖祔祭等事亦於紙

牓行之今則大祥已迫新主將入廟而先世之龕則旅紙牓矣新主入廟先安或似未安則新主仍留故處或置他室待其喪畢改造先世神主合享然後同時奉安于各龕其亦可乎神主與紙牓尊敬則無異而新主仍留故處亦極未安循禮入廟置于東邊空龕先世之廟時作五龕故云東邊空龕待喪畢改題合享後遷于各龕如何

大祥後奉新主入祔于祖父之廟待喪畢當有合祭祭前一日告遷改題翌日祭畢舊主遞遷而西新主即安于當入之龕者乃橫渠之議也而朱子從之則今且依行可也但貴廟在亂後用紙牓行事于各龕則乃權宜之設也亦不主則未奉安焉新主先安爲未安者果似然矣然若無祧

室假安之所則雖奉安于廟內亦未為不可矣但不可致
安于龕姑當於東壁下西向之位設倚奉安待合祭後先
世神主並安之日隨安于當龕恐是宜穩也如設龕至五
則禮無可據未知何義也
禫服條黲色淺青黑色也今之何名色也不言足之所
着袍仍前不易之意耶俗用白笠白衣白帶此何所考
證乎網巾或用黑布或用馬尾何者得中而黲白中何
從何捨乎身用純白而朔望入廟亦極未安使同祖弟
代行可乎奉出神主于他處而行禮亦如何
黲為淡黑色也黲自是其名復何名乎網巾亦用黲布可
也履則俗用白靴子若未措得則白皮履或熟麻履不為

可乎黲巾服乃家禮之制也中古吾東人祥必用草笠白衣在　宣廟朝以盧蘇齋守愼議祥用白笠白衣帶行文于八道而依行矣今當以黲巾服行祥祭而居常則白笠布衣恐為宜也巾即方巾也服則熟布團領也若朔望之著則黲巾服行事何妨乎況先世神主未安廟矣則何嫌歟於紙牓之藏乎恐不可代行也且旣入廟安之則朔望之事何必奉出他所而行乎

家禮禫祭條無易服節次不審以禫服終始行禮乎

旣曰禫服而黲焉則禫祭之日仍用黲巾服何疑乎

濱有三寸叔父無後已祔而今當改題矣稱以故叔父成均進士府君故叔母孺人康氏何如

雖旁親若尊位則皆用顯字府君字且我東先賢於伯叔父亦用考字耳

亦有兩兄一弟死於亂中而皆繼上殤矣欲於先世神主改成時并將題主粉面何以書之乎

殤主粉面亦當稱顯兄秀才若下殤則不言秀才如何殤者若弟則當稱故弟耶

答申晉甫

問發引時父母喪當何先後而下棺時亦何先後耶

葬如先後其期則先輕後重常禮也若同日發引則似當尊喪在先下棺亦如之

陷中書式據儀節則當書曰明故某而今人或有書有

明朝鮮故某云當如何書耶

陷中之題我國人以有明朝鮮故某書之者以別於中國也或於朝鮮下有國字

按家禮司馬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云當爲合櫝否大小祥時何以爲之耶

考妣同日而葬同時題主則當共一櫝至大小祥時節次當從容講究或問於知禮之人如何

按家禮祔祭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云當從此禮否廬墓則亦何以爲之耶

祔時設虛位以祭雖於廬墓恐當從此禮也

按家禮凡於忌日只祭一位況此初期並祭考妣尤爲未安似當奉出當次神主行祭於別處而廬次狹隘無奉出行祭之所未知何以爲之耶小生 家自祖先每當忌日並祭考妣祔可從祖先並祭考妣耶若並祭考妣則祝文當如何書耶妣朞似當服齊衰行祭而若並祭於考則似爲未安亦何以爲之耶

並有喪妣期在考期之先則先練之祭舊服新服皆當自異又有易服節次以禮言之決不可並祭于考位似須別用幃幕設位於便近之所而行之但奉出妣主時當有告辭孫哀子某今以顯妣某封某氏初忌之辰敢奉神主出就他位

考期若並祭於妣則外客來奠似難入參未知何以處之耶

考朞外客爲尊位而來奠則不可以妣主同櫝辭而拒之但主各有韜則外客入奠時妣主不去韜如何

按家禮有曰設次陳練服而退溪先生答西川君問目有正服不可變之說然則禮所謂練服者指何服而言耶今人於正服上只去衰負版辟領澣濯其服而服之此可從之耶若以正服不變之說而觀之則澣濯亦似未安未知何以爲之耶又按儀節註練服中衣之承衰者也所謂中衣即今正服裡所著之衣乎正服旣不可變則家禮所謂練服亦指中衣而言耶此衣今已弊綻

欲爲改製無乃未安耶
練服乃練中衣也正服則不練但練時正服外數稍細則
古人亦必用他布製之而衰負版辟領皆在所去矣今人
只見練服之文以爲正服當練遂澣舊服而仍之者甚非
矣中衣之練亦宜用他布改製恐非未安也
儀節又有練冠葛帶繩屨之文今人亦行否
服既練之則冠必用練非所疑也帶屨易以葛繩禮亦然
矣第未見今人之用之者蓋有之矣而未之見耶某本不
能博觀禮書今適出在江齋無册可考且老昏莫記舊閱
只以今日所料及者奉察以禀之非敢以爲必是而可行
也伏願廣問于精博之人而用之期無憾於自盡之地則

幸矣國俗喪禮固多踈脫而或習常不能自別又或貧窶不能辦得者例且因循惟在僉孝侍隨時酌宜從俗而無意妨於義理則從之亦豈不可乎且行衆人之所不行至於駭俗則可懼亦不可不慮也

前承孝問曾未有見於變禮之文而只以謬見奉報深悚第復思之齊衰既壓于斬衰凡事一以重喪之義行之則今於先期之日位不別設惟當並設殷祭如常而盡其哀痛之情而已不行易服之節以過之待重喪之朞以新服備行練禮節目或是從俗用簡之宜耶如此則于先期闕了練節恐又未安耶伏願與前所奉報之說參酌如何

今此葬時不可無告文而家禮遣奠告辭永訣終天四

字似當改之何以書之耶

遣奠告辭末終天二字不合用於妻喪只當曰茲焉永訣如何

題主則世俗稱以亡室某郡某氏此是合禮否當如何書之耶

題主隨俗稱亡室似未爲不可但於某郡上隨夫職有那貞之稱此則須當隨時書之不爲例耶

告文則世俗稱以夫某官姓名此亦合禮否題主祝文中如貽告尊靈等語因存不改否當如何書之耶

妻喪凡事夫皆主之則告事之文稱夫姓名自當然矣但不須言其官職無乃可乎蓋具官職稱之者須稱於尊前

故也題主告文中皈告之皈字不須書尊靈之尊易以明
字如何
初虞祝文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似當改之當如何
書之耶哀薦祫事四字亦當改之耶再虞而稱虞事三
虞卒哭而稱成事皆不變文耶
初虞告文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二句於妻喪則去之若祫
事虞事成事等文不可變只當改薦字用奉字如何
卒哭祝文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
而祔祭時無告文於亡者卒哭既以隮祔爲告故不爲
祝文耶抑壓於祖考妣而不爲之耶
祔祭時豈無告文於亡者乎所謂祝辭同前但云薦祔事

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云者非亡者前告辭乎若喪主非宗子而以宗子告之則其於所祔之主及新主皆當隨宗子所稱

按家禮立喪主註凡喪父在父爲主又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既曰父爲主云爾則凡祭奠等事似皆主之而且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云爾則所謂爲主者但指拜賓一節而不及於祭奠等事耶

父當總領家事故有喪亦主之拜賓卽其大節也

告辭一節無可考以祖與父書之耶以子孫執喪者書之耶若以子孫書之則子當爲初獻祖與父雖同參其祭而終無饋奠之禮耶今此告辭當何以書之耶

子孫執喪饋奠則執喪者當以其名告辭而行初獻亞獻
終獻則服中人行之

亡者當喪而死則未葬前饋奠時不用魚肉一節旹年
曾已稟質矣葬後則至何祭而始用魚肉耶
魚肉恐自初虞用之爲宜也

亡者喪服來寄時何以處之耶
葬日埋藏于便旁其或可乎

今望日欲設練祭告文當如何書之耶
家長告辭曰日月不居奄及練期悲悼之懷自不堪任敢
以清酌庶羞奉陳常事此乃鄙家亡室練時所用故寫送

期祥家長告辭當依練時所用但奄及下當曰期祥而

常事改曰祥事耶

日月不居奄及周歲朞制有限悲悼不堪敢以清酌時羞
奉陳祥事此賤家妻祥所用告辭謄上可用則用之

祥禫後不徹几筵仍行朝夕上食既已聞命矣上食時
當止哭而朔望亦為不哭耶家長過禫則不祭朔望饋
奠耶有吊者則喪者當依三年喪受吊之禮耶

祥後上食乃權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朔望同焉
若家長祭之太為不可亦不必祭也如鄙人老病者不能
祭矣凡受吊者家長也家長既除喪則復何有受吊之禮
乎若切親喪後初來欲拜几筵則心喪子弟泣謝可也

喪者冠用緦巾網巾亦用緦布為之耶鞋則着繩屨耶

冠用黲布巾亦用黲似乎可也纓用繩亦宜耶

禫事當卜遠日爲之耶

十五月之内或丁或亥擇其可用之日爲之如何告辭月
及十五奄是禫辰期制當終悲悼不已敢以清酌時羞玆
奉禫事

亡兄喪柩夏月由水路下來銘旌未免沾濕經夏之後
塵霾色渝欲爲改書未知何如

改書無妨

恍道當初兒喪承訃塞外無家禮可考因一士人指揮
服杖期未知如何初期已迫而尚未經葬過葬後欲爲
脫服未知如何祭時亦欲畧叙爲之敢此仰稟

承重家之長子斬衰三年期服也若次子之長子則期服而已今聞有放然必有詢問處後當承喩允服未葬則雖過月數姑留之葬後始除乃禮也畧叙之詢未知欲伸慈懷於亡胤耶古人告死之文不顯孔聖哭鯉之辭無傳延陵季子瘞子之告亦畧此可驗也然慈情所桎何敢禁抑哉

亡兒神主當何以書之耶

無傍題粉面但題曰亡子某名神主陷中則明朝鮮故秀才申璣字某神主

亡兒葬時題主及虞祭不可無告辭告者以何人書之耶

凡一家之喪家長主之當以父告子之辭爲之不與父名如延陵季子埋子之辭其例也

子婦舊墳負並遷同窆考喪禮備要遷葬則只行虞祭於墓所靈座前今當依此爲之耶

若兩葬皆遷葬則依遷葬儀可也如或夫喪乃新窆之則當從新葬之儀

答李叔發 二天封

亡兄不幸無嗣今者寡嫂若難救則無主喪之人 天封主之乎豚兒綸主之乎

與人爲禮則家長主之几筵之事則賢胤皆當之

綸兒之於先兄非繼後寡嫂晩年以侍養名之今若只

服伯叔父母不杖期而已則於情甚似未安何為則適

其可也其無先儒定之論乎幸 下教伏望

既非繼後則雖曰侍養其服則不可加於不杖期之常式

惟其情義之重不安於尋常則致情之道當有所自盡者

耳此在慈酌以指教之也

兄嫂之喪以豚兒為主則前既承命矣贈玄纁疏綸為

之乎

如示可矣

葬大事時遣奠虞卒哭祝文皆不變文用之乎

遣奠云靈輀既駕載陳遣禮虞卒哭止云奄及初虞哀慕

不寧餘依例

神主粉面顯妣字及傍題孝子字何以書之

題主當以主祀事之人書其屬稱恐無傍題也

家禮父爲衆男女服期女子適人則降服云女子雖成婚未歸夫家是女子在室之類降服似未安

所示極是

女子之葬父雖主之祝文則當書其夫名歟神主亦書亡室云歟

未見舅姑未見廟而夭此未成婦也當不得入夫家之廟今以亡室題主似不可焉須更問于知禮之人如何

伏承 下教亡女神主以亡室書之不可則粉面所寫字 參酌下教伏望

女子子在室而夭父當主其喪則其題主也似當曰亡女
神主或但曰女子子神主其或可乎願賜回示如何
若其夫宗子則未見舅姑不可入舅姑之廟若其夫支
子則當自別爲小宗猶不得入其夫之廟耶
舅姑旣不得以婦之則夫亦安得以成婦之禮處之乎
答 寒岡先生葬時問
開塋域時有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等節目而
今當合葬破舊墓亦必擇日爲之開土祭時掘穴掘中
等節目何以爲之
今日開塋域非別達新兆止用舊墓塋域內則不須用五
禩但就前日所祭之壇告之曰維年月日其官姓某敢告

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於某封某氏封
内之右神其保佑永無後艱云云
開土祭祝文皆不為孫入合葬之意耶破舊墓告辭亦
望製送也
若必用所擇之日復開土矣則先告舊墓曰維年月日孫
哀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之墓伏以將奉顯祖
考某官府君合安于幽宅即日謹開封内之右不勝哀慕
敢告告畢稍開塋域然後乃告后土或以叅日稍深穿壙
在臨時則只先告后土如上然後始役若營主不能往則
告墓代告亦似宜矣
發引時當行祖奠遣奠禮須一月而後當為襄奉其時

亦有祖遣奠耶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當用啓奠如祖奠但告以遷柩就轝下之意不可用祖奠祝文發引之日又因朝奠但告以遷柩就轝不可用永訣終天之語須於臨葬之時行祖奠遣奠如禮此皆因僉兄下問陳以淺料非敢謂必須如是也

答檜淵書院

本州春秋祭 享前則上丁釋菜中丁行川谷享祀下丁行檜淵享祀矣今年八月適小下丁九月初一日也欲於中丁與川谷同日行之耒知如何不然則二十八日乙亥也行之如何并 商量指敎伏望

移月固不可也用支亦不可也中丁并行似無妨也州多

就齋之人分入兩所想無不足也

答李校五賢從祀時問

兩廡亂後未備 八賢今始奉安則此亦自當有事由之告然則兩事由之告不可一祭而通之祭既作兩番則又不可一日而疊之淺料以爲 八賢奉安則前一日行之五賢奉安則其翌日行之如何

位版之題若在祭日之早則事恐不能從容各其祭之前一日題之姑安于明倫堂明日 聖殿祭告後始奉安于各廡而行事若無明倫堂則題之日即設卓子于各廡南壁下姑以安之明日祭時遂奉安于各其當位如何

祭之日既告于 聖殿又告于兩廡 八賢而禮畢亦撤

籩豆之前遂奉安　五賢位版又禮畢然後上下位籩豆
并撤之如何
讀祝之人專於各室上下各室者畢若尊一而人之各室
告有先後則一人而或通之亦似不至爲不可如何
五賢奉安日期　朝廷既令守令隨時卜行云則不須報
請于監司但既祭之後則府官必有報聞之例也
答紫川書院　三先生位版改題問
新位版改題時舊位版尚置本位否
新位版奉奉安之前舊位版當在本位
新位版奉安後舊位版當置何處耶
新位版奉安之日舊位版姑居稍後而新位版當前正位

祭畢奉出舊位版埋藏

舊位版埋置何地耶且用何物裹襲耶

埋藏之所則就廟後潔地掘坎用席紙籍掩埋之如何

春享之日改題只用告文姑廢恒用祝文耶

改題當有祭告則當享前似當先卜日改題行奉安祭常享之日自當如常儀

位版改題若未及於春享之日姑延例享以待改題之日耶

改題之事或未及於春享之前則姑待事備者勢所不得已也常享則安可廢乎如必欲改題然後行常享則雖未及中丁權用下丁亦如何

改題祭儀一如奉安耶抑有變禮耶

改題祭儀似當依告事由儀也

位版則改造改題而趺版則因舊如何

位版既新則何必用舊趺幷新之無乃宜乎

答崔伯玉山輝○問目 闕

妻喪爲主者或在遠地未及還於練祭則似當使守喪之子代祭而祝文則自當以喪主主之但祝辭當變日月不居奄及練制不稽其身悲悼不寧

練服因除一依家禮但所練者冠及中衣

所謂服禫者十三月之小祥乃妻喪大祥之月故云若十一月之練則只當練首當練而已

喪主或不得與祭而服之當練者隨而練之也
婦人之不得與祭者服之當除當練者則自當依制
葬前日之有祖奠禮也練祥前一日則自有上食故禮無
別設矣然俗有其事則隨俗行之又何至於不可哉

答或人 問目爾

新舊喪柩既相値矣則權殯之同似無不可
既爲之同殯則祭奠固不可異同
改葬者既啓後未葬前朝夕上食一如初喪豈得已哉
如各殯而異事則隨喪各服其服而行其事宜矣若同殯
同事則當服重服重服即考服也
新喪初虞當行於几筵改葬之虞當行於墓所恐不得共

一草也

答或人 問目闕

玄纁用色繒似宜也

世俗用温公之論者固多矣然用槨古禮不可廢焉若用松脂用於槨外者爲不好也

葬不能及時或在十一月之後則葬前不可有練事待卒哭後始行練祭待十三月祥期行祥事至十五月而禫依禮文

答或人 問目闕

初喪所用之棺非有大段欠憾似不可改如不得不改則啓殯之日啓即改之然後朝祖如何

銘旌之改不須待改棺之日有誤即改似或可也
改棺改旌皆當有告也

古禮啓殯有變服之節見尸柩故也止見尸柩猶變同小斂之節況如改棺則恐尤不得不變服也

塗殯議依古制則啓時亦當用吉儀其節目則在儀禮旣夕禮篇耳

作主之尺聞今世皆用五禮儀所載周尺云曹所藏同尺恐亦五禮儀之尺制也

櫝式家禮作主註說下朱子不明言其制而止云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無所謂坐蓋之式矣卷首圖乃出他人之手而其說曰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云則恐不是言

奉正式不可易之制也而朱子旣謂櫝且容一主則不宜其內又有容一主之坐也第未知當世公卿好禮家用櫝用坐其果一如家禮卷首圖式否也

韜藉之色其藉圖下說云考紫妣緋囊亦如之云則韜藉似用一色而紫緋之用不知出於何據而其果正不戾於古人正色之取耶不敢信其必然耳

題主時對卓云者恐是謂與置筆硯之卓相對處置盥盆帨巾非別有小卓子也

遣奠後祝奉魂帛升車時別以箱盛主置帛後及壙靈至主箱亦置帛後題主畢止云奉置靈座及祝奉神主升車時亦不云櫝之而至家奉主入就位然後始言櫝之則

未題前主在箱既題後至家就位然後櫝之者恐有其義也然今人反哭在車時皆用櫝從俗恐無妨也

韜式本圖下說謂式如斗帳頂用薄板則似是四隅有細柱着于其頂之薄板然後以色帛周繞合縫於其後則其闊必弃容其趺者也而今俗不用頂板但造帛帽或有止容其趺上之身者或有上狹下廣一依神主之體而用者此在取用之何如耳

答或人 問目闕

父在子爲母服期乃古聖人不易之禮也此非情輕於母也以父在故見壓於尊也而後世或有沿革之不同今世又不能一遵古禮或有通行三年者其於家無二尊之義

則有所未安也古禮則然矣而今俗所行或如此此在執
喪者自當從其可從者耳
若從古禮則其間不可無變節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
祥十五月而禮禫在第十一月之中而日則必吉人卜得
其吉而行之今不能卜日則或以其月(即第十一月)之晦日行
之蓋以旣經其月又經其日爲未安而乃取月終之日行
之者也悉所闕如右只望酌而行之也

答或人 問目闕

宗子繼夫婦合葬者誌石上面之題曰宋故進士某君夫
人某氏之墓云云淺意合葬碣面之題亦用此式如何若雙
封各碣則兩碣須當並書之墓又若雙封一碣則正面當

中題曰某國某官某公之墓其左傍低其題曰某某夫人某氏祔爲左封其又如何也如碣面所題國號職名當與神道碑同之恐是也

答權蒔

蒔遭長子長殤之喪凡長子之服乃三年則其殤當降一等服期而禮不明言未知何以則可合於情而不悖於禮乎

凡長子之服三年云者指承重子而言也庶子則雖長子當服期故禮云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今君則乃承重子也長殤之喪當服三年而死於長殤其服似當降服期年與庶子長子之殤有異矣

家禮小斂章設奠具具字在括髮麻之上文義似不相續與大斂章設奠具之文不同何如

具字當屬上文誤在下文無疑矣

忌祭并祭考妣何如

忌祭人多并祭考妣甚非禮也考祭祭妣猶可爲也妣祭祭考豈敢有援尊之義乎

國恤内行私廟時享何如

時享乃人家盛祭也 國有大喪則私廟行盛祭似甚未安且不可以素服行盛祭 國恤内權停時享當直祭月畧備饌品嚴以單酌如節薦之儀如何

答鄭鎣問目闕

祔祭不行於卒哭之明日則練後之祔所不得已也其禮則詳在家禮雖在練後禮豈異乎

腰絰古禮則卒哭後易以葛練時仍之而家禮卒哭無受服之節練時亦無練帶之文矣

答或人 問目闕

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父喪初喪之日雖忌事不當行矣但母喪與期則異於他忌不可全然無事然而祥事已畢於十三月之期則今又不可以祥之號今日所示之變而酌之則當於其日畧備祭羞殺禮奠行如何

喪主自不可不與其事暫脫衰服喪冠只以喪巾裏衣就神位前俯伏號哭而已若奠獻則令輕服子弟常服行之

如何

雖不敢廢祭而祭不備禮無祝如何

魚肉之羞隨宜用之不爲未安

答鄭憲世

遞遷改題兩節大祥前一日行之是家禮本條而朱子許用橫渠祫祭之論退溪先生亦從朱子及楊氏說此大有可據而但本條如此何以爲之大祥前若行告遷之禮則主人以衰服入廟耶

朱子晩後之論及退溪先生之語亦如此今當據用則楊氏所謂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云者其告當在祫祭臨時矣豈有衰服入祠之事乎

國喪內私家祭祀只廢於 國葬前耶如墓祭及朔望正朝祭謁以何饌薦之不爲未安耶且喪家几筵之奠朔日殷奠及葬後虞卒附三祭似不可廢何以爲之

國喪卒哭之前私家祭祀亦何得依禮行之哉上墓掃省若在卒哭後則畧行恐無妨也雖在 國葬之前正朝素薦從簡畧行無乃常情所不能已乎如喪家之奠雖不可并廢亦當素奠爲宜耶至於虞卒兩祭亦雖難廢恐不爲殷奠也若附祭則練後退行如何朔望奠若永廢其奠則似涉未安亦爲難設是豈孝子之情耶

答朴堅

墓道碣面或有直書姓名者或有只書某公之墓者何

者爲得乎姓名以細字淺刻於碑陰則歲久磨泐莫辨字畫以此觀之莫若直書姓名於碣面昭示永久之爲愈何以則合於情禮耶

我國古人之墓亦有直書姓名者而涉於未安故今人不書姓名只書公字而錄其名字於碑陰矣若其字畫風雨之傷則雖隊大其畫烏得永世能保哉姑避前面直書之爲未安耶

祖父母喪未卒哭遭父母諱辰略設蔬果而行之似乎禮經否

祖父母初喪之日設行父母忌事果爲未安不行何傷若有他昆弟而略措素饌行之於別處則其或可乎

承重長孫服祖父母三年喪則承重孫之妻當服何服耶

妻爲夫黨服得與女君同云者卽其常也

父卒旣葬又遭母喪還其父墓合葬于母而卒哭之日適値父之小祥則先行小祥而退行卒哭乎

此在卜葬日者之先後得其宜焉

答盧亨弼

亨弼從祖兄亨適繼曾祖之宗也不幸身死只有六歲孫兒依古人袍裹之文雖製斬衰而病弱不堪衰且在遠外葬時遣奠贈玄纁等節亡人之弟攝行之則祠版告祝亦當以攝者名乎必以孫兒爲主而一如成人所

爲乎

若非曾高早成如王溪先生則六歲幼童何能勝喪其有哀季攝事行禮豈非權宜其季旣攝其事則以其名告祝其或可乎

弟爲攝主而大祥則服除矣祝辭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似不可用如何

待大祥時當觀孤兒人事從宜行之可也

曾祖父易名之典將至於宗孫未葬之前攝喪之弟似不便爲廟中主人支孫中最長之人攝主其事未知何如

宗家方在初喪支孫最長者攝主其事何可已也

焚黄改題不可已於喪內而傍題以孫兒之名曾祖爲
高祖則曾祖妣神主曰舊不改似爲未安亦可改題耶
其以下神主或曰是改題耶
其餘神主待後改題亦或宜耶

答鄭亦顔別紙

文公改葬之儀未有所考若瑞山儀節或多指議其頗誤
不可盡信而全用之耳銘旌所以志其柩也有柩則不容
無今啓舊墓既新其柩則所銘之旌其可願刻無乎其於
改斂改棺之後即設爲得其義云爾玄纁乃贈死之禮此
焉而已孝思罔極之情附諸此物而今見舊柩而新之若
不用是將何以致其永訣之誠乎不但早見如是今世改

葬者亦皆用之矣移墓於歲久之後則例未免拾骨所謂拾骨者以其所拾者骸骨而已不可以親膚而并收其土所以改葬者必用綿子以將其所拾之骨使之有所維持而無所亂雜其次序者也惟在是重是謹從容究審周有後憾則豈非孝子之幸乎此乃鄙人從前多所經驗者也故因下問而奉悉焉下示世系及先行之錄謹此奉領但惟石誌之用勢旣未及於襄奉之日故姑以留之當俟闋日或次所示而奉呈也

答鄭喪主 惟熙 護喪所別紙

示詢奠物姑當用素膳則酒不可用酌水代酒行之以待有所考究有所質問然後定之何如先生之喪旣失喪主

次孫代爲承重自是常經也姑以前服行事待前喪主葬後或先生喪小祥時改服其或爲宜耶然當此變禮不可率易料定伏願僉須商議酌指何如病中間計神不能自定草此陳報

答臨皐書院

國恤之出孰無是痛大小祀停廢之關此亦聞矣旋聞道主申禀於禮部云回答之來必當有諭文於道內各邑姑皆待此矣若各處院享則決不得行矣

又答一存禀

示諭享儀此亦無所攷聞昨曰玉山諸君亦問此事畧以老毛料草報未知是否其報以爲西岳則前代醫廟也方此

國恤之日亦不得全用吉儀故行三獻不受胙玉山則
本朝先賢故止用單獻無受胙貴院恐與西岳同體也
若齋服則不易白衣白巾祭服則用次吉服其或宜乎然
僉須更加聞見商量如何

答廬江書院

西厓鶴峯兩先生位版皆自他院移配於本院無亡道祠
而位版制式院各不同尺數長廣頗踰於 正位退陶
先生位版之制一鄉士論深嫌見其未安請更改版
配位位版高於正位位版果是未安淺意亦以爲不可不
改也第廣覽於達見之人而定之如何

答申活問目 闕

祔之為祭於禮重之過時未行猶為不可況可全然廢之
乎第審哀前哀門宗子非但稚弱方在初喪之中則有次
宗子之可攝行乎不然哀侍當權主其事而稍變其祝詞
耶若祝詞中第行稱號則似當依常時屬稱而用之未聞
禮書中別有可據之稱也

頃承用葛之問駭答以練時之用為不可者非謂葛不可
用也但若不用於卒哭之變則及練始用非其時故也在
卒哭時既用葛矣則練後仍用其葛者乃常也

上食哭并止之為未安淺見亦略同於哀侍之意

改葬緦服之用淺見亦以為於遷母同用之為可也然則
父喪未禫者之遷母亦當別制緦服耶服雖除於葬畢行

喪終三月豈非至情也哉

父母喪聞訃於最晚者其喪制之節則雖從在家兄弟之
所行而若自己持服則不可不準其常數也

答孫瀣

今人合葬外槨皆用兩或云一槨容兩棺則外蓋甚廣
或有崩陷之患不如各用外槨兩槨之間又用灰三四
寸甚好云若從此說則壙中之廣封墓甚高大未知
何所的從而便於情禮耶
合葬用槨或同或異未詳孰愈大槩惟能致精致堅者為
要而如用同槨一蓋則其蓋板須加厚可也
儀節改墓後只行初虞於墓所今則大喪返魂後奉出

舊主合祭則自初虞至祔祭曰合饋并祭耶其祝文變

辭 下教

初虞則合祭而並告再虞三虞則雖同祭只告于新主祔

祭則只奉新主同祭于祖考也舊主則曾已祔廟何更祔

之有哉

且合祭三年〻者無大傷於禮則渠欲行之更加商量

下教如何

合新舊主同祭三年〻雖非禮文豈有大妨哉

當改墓告祠堂之日祝文有變辭改設葬爲合葬耶其

時祝文并 教何如

易以改爲合似宜

奉舊主出廟時告辭喪主為之耶

喪主當告

破舊墓欲以其日奉舉于山所并奠除夜而若或未及則以翌日奉輦下棺為計大喪祖奠遣奠并行於其日而合奠則行於題主奠如何

祖奠在葬前一日遣奠在葬日豈可并行於其日乎題主奠只行於新主亦豈有合奠之事乎

破墓告文 下教

只當以祔合之意告之

虞祭時奉出舊主告文 下教

敢請顯妣神主同薦祫事

虞祭告文 下敎

幷依家禮祝文用之

明器各用耶合用耶

當各具而同櫝

再稟

十一月十九日發引假殯于山所十二月十二日欲還窆墓而合窆其時節目祝文等事次第 下敎

發引則自有發引儀節還墓則自有還墓儀節俱當從行

柩衣今人多用錦段或云無官則未安雖用不害於禮耶柩衣玄纁若不得俱用錦則當用之於玄纁耶

柩衣玄纁用帛恐不爲宜乎

禮文則禫後改題主而今則遷墓合窆別無改題節目
耶
改題主之儀當在喪畢後
考證若並遭父母喪者先葬母而後葬父虞祔則待葬
父虞祔後爲之禮也今則合葬虞祔之禮何以爲之者
並行於其日則祝文豈有變禮 下敎
遷葬之虞行於墓所新葬之虞返魂而行今則大喪返魂
後因奉出遷葬神主而並祭似爲權時之宜也但奉主出
廟當有告辭
發引日遣奠等禮皆已行之則葬日別有此節目耶
祖奠遣奠發引時及臨葬時似當皆行而祖奠告辭則當

告於發引前之祖奠遣奠告辭則當告於臨葬日之遣奠

奉柩並安之時有告辭乎

只當並奠不必再告

翣大夫四士二而今人士以下皆用四於禮未安何以

為之

用二宜也若兩柩則當四

明器及𦥑尾下帳在於禮文而今人或闕之難於造作而

然耶又按儀節云脯肉腐敗生虫聚蟻雖不用可也此

論何如今之不用𦥑尾脯者有見於此而然耶

皆當依禮文用之

祖以上神主在安東宗家朝祖之禮何以為之若宗子

來則為牌位行禮何如

止朝于禰廟如何

答安應昌

問祭祀之日家間如遇生產汚染之事則行祭當何如

已不親與其汚染之事則或兄弟家或親屬家設行而已

若親與則使子弟代行如無代行之人雖闕之可也

葬前或因變亂未及設主則追造於何日

或祥或朔望題主似可

若有大段事故踰年未葬則祥日練服何以為之

未葬之前雖過祥日只可行祥祭不可練服葬後擇日別

為文設祭練服似當

父在爲母心喪者既行禫事至二十七月之期無禫禫之禮而虛度亦似未安何以則可乎

禫期則只依忌祭之禮而行之二十七月之期則就其月中或丁或亥以吉祭設行似可

家禮柩自他所行但設朝奠哭而行云則只行發引前一日因朝奠遷柩告祝之禮而姑不行祖奠等到山所盡行此禮乎

依此禮行之而行日別製文以告可也祝曰今以吉辰謹奉靈柩發向故山(或改松楸)敢告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四